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四上

後學東匯澤 陳師凱 譔
後學豫章 朱萬初 校正

泰誓上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

史記后稷封於邠公劉子慶節國於豳古公亶父止於岐下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其南有周原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愚按周室王業之興始於太王大於文王成於武王故蔡氏截自文王言之耳古公即太王也詩言太王實始翦商是也邠在今鳳翔府扶風縣豳在今邠州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史記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即太王城也武功今屬乾州又按文王作豐邑自岐下徙都豐武王徙都鎬在今奉元路鄠縣奉元古京兆也

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

釋文序錄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此云武帝時者據注疏云司馬遷在武帝之世已見泰誓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不可信故蔡氏不從之疏又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有女子壞老子屋得古泰誓三篇然宣帝無泰和年號恐本始之誤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二年也

或問伯夷叩馬之諫有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說則於蔡傳不能無疑豈有十三年而不葬其父者乎愚曰不然太史公之妄耳伯夷聞西伯善養老父與太公同歸之聖人遂事不說伯夷獨不能諫之於平日而乃卒然發於事不可已之時乎蓋津之會文王之葬父矣故知扣馬之諫必無此事也

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

疏云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合爲十有二年

疏云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而九十三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

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

三代有正朔有正月正月皆以寅起數是爲孟春之月百王之

不易者也正朔者又謂之正歲商用十二月即建丑月也周用十一月即建子月也前此諸儒分別未明故有紛紛之論然謂之不改月數謂之改月數則皆有據且所以證改月者如左氏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夫南至即建子月也而左氏見之正月二月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朱子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又禮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凡此皆足以爲改月數之驗其不改者則如蔡氏之所引然七月篇云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曰爲改歲朱子引東萊呂氏云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故朱子每隨文解之於改月不改月迄無定說惟蔡氏立說甚確又按古周書周月篇云維一月既南至日短極是月斗柄建子又云四時成歲歲有春夏秋冬夏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愚謂正月則以

寅起數所謂百王所同也其正朔則各不同惟朝覲會同用之其農事自依夏正也考之經傳又似東周以來始有以子月起數者恐末世國異政之所爲在東周之前固無之讀是書者自當以蔡傳爲正不必爲他書所惑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

輯纂引林氏云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

百萬曰億

輯纂引余氏云此謂百萬曰億洛誥訓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韋昭注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之說百萬爲億未見所本

貫通盈滿也

唐孔氏曰紂之惡如繩貫物其貫已滿

冢土太社也祭社曰宜
冢訓太社土神也故知冢土為太社孫炎爾雅注云宜者宜求
見福佑也

泰誓中

次止徇循也

疏云左氏莊二年傳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
次字直取止舍之義非左氏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
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
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徇者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
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一說取撫循師旅之義

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一月武成傳是建寅月所以知戊午為二十八日者以武成云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為初二日則此月朔辛卯也數至

泰誓中

戊午可知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

韻會云豐在京兆杜陵西南鎬在上林苑中豐東二十五里今
並在陝西奉元路

古者去國為喪

朱子云喪失位去國也

元良微子也

知為微子者以殷王元子長且賢而又去之周也

諫輔比干也

知為比干者以剖心為賊虐之事也

知伐商而必勝之

輯纂引胡氏曰按蔡傳言伐商以伐訓戎謂以兵戎伐之也林
氏曰戎大也如曰殪戎殷曰燹伐大商愚按康誥傳云乃大命

文王殪滅大殷是以戎訓大也而此訓伐者蓋本孔傳云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云訓戎為兵是以兵誅紂也

亂臣十人

據孔疏謂先儒鄭玄等皆云然

文母邑姜

文母文王正妃是為太姒邑姜武王后也

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

于湯有光此光字屬成湯非武王尤光於成湯也故蔡傳云湯之心為益明白又云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武王弔伐所以有光於湯者蓋言成湯公天下之心經六百年其慙未解至武王而始得明白如云在今日為他發潛德之幽光耳非武王之夸辭也

泰誓下

泰誓中

天子六軍大國二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周禮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二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愚按天子之國六鄉出正軍七萬五千人六遂出副軍亦七萬五千人司馬法十井八十家共出車一乘一乘計七十五人內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井八萬家合出車千乘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其時武王未立六鄉六遂之制不應先為六軍且孟子言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亦不合六軍兵車之數牧誓止言司徒司馬司空每一卿為一軍將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該車五百乘孟子止言三百兩者蓋兵士雖有三軍之數而其兵車尚闕二百乘以見

聖人之不恃力也如此然此經文言大巡六師周禮以二千五百人為師則是六師共一萬五千人蔡氏不以此訓者明知一萬五千人上不合大國三軍之數下不合小國一軍之文文王武王相繼為西伯今日大舉必不止一萬五千人也故直以六師為六軍武王雖敵紂其時未備天子之制不應有六軍且有牧誓三卿為質故以為史臣之詞也以三百計之為二萬二千五百人孔疏不計甲士三人只得二萬一千六百人也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
典常之理即仁義禮智信也此皆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謂之顯道猶言明命也天以此命之於人其義類甚明如父子有親仁也君臣有義義也夫婦有別智也長幼有序禮也朋友有信信也以五性而合之五品之倫義各有當所謂厥類惟彰也斯理斯類出於天而備於人紂乃狎侮荒怠而弗敬焉所以自

泰誓中

絕于天而結怨于民也

正士箕子也

知正士為箕子者經言囚奴正士即箕子為之奴也

郊所以祭天

古者天子於國之南郊築圓丘之壇冬至而祭天之王宰者是為昊天上帝於郊故謂之郊

社所以祭地

社土神古天子諸侯於公宮之右為壇以祭之
淫巧為過度之巧

淫訓過淫巧過於巧者也

祝斷也

公羊傳哀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見左氏傳宣二年

商周之不敵

見左氏傳桓十一年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

衛州今衛輝路也屬河東山西道云在朝歌南又云州治之南者非朝歌即州治蓋州治正牧野地武王陳兵在其少南相去不遠而紂都朝歌則在州之東北七十三里是州治在朝歌之南而陳兵又在州治之南也

甲子二月四日也

以一月為辛卯朔大盡則二月當辛酉朔而甲子在初四

王無自用鉞之理

古注云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疏引太

泰誓下

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蔡氏云王無自用鉞之理者以史記言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此事必非聖人所為而徒為武王萬世之累故特於此因左秋之文直書曰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破司馬遷之誣况經無其事乎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司徒掌教司馬掌兵司空掌事如家宰宗伯司寇雖無其人事不可廢蓋三卿兼攝之而不備官也

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墜土以營軍

此据注疏蓋專主從軍而言大司徒職曰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今天司馬職曰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周官篇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其治壘墜亦匠人之職也愚按蔡氏以此三卿即為

三軍之將而孔疏所釋又各掌一事非若軍將之所為何也蓋天子六鄉大國三鄉每鄉卿一人統一萬二千五百家大軍旅則即以為軍將所謂軍將皆命卿者也蔡氏於甘誓言之詳矣蓋大國三鄉其三卿率其三軍之衆而總屬於大司馬大司馬自與司徒司空總治三軍之事故司徒治徒庶司馬治誓戒司空治營壘如疏所云也所謂軍將在亞旅之中矣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

周禮師氏云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愚按此師氏即周禮師氏故古注及疏皆引以為說而蔡氏乃曰猶周禮師氏則是本不同何也蓋周禮乃天子制度武王此時未宜有此雖設師氏亦未盡如周禮之制故蔡氏以猶字言之所以著當時之實迹發後世之新義有功於名教者皆若此

牧誓

然論師氏之職則文武時已有之後來周公修六典始備天子之制也

千夫長統千人之師

周之軍制無專統千人者惟有二千五百人為師：帥皆中大夫故古注以千夫長為師帥

百夫長統百人之師

周禮云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蔡氏不据之者以周禮為天子之制恐不同耳然六軍三軍雖不同而各軍之制自軍將以下至五人為伍則皆同也

庸濮在江漢之南

寰宇記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也今為襄陽路支郡羅氏路史國名記云濮熊姓在峽外為楚害楚滅之杜預云建寧郡南濮夷地建故縣今為鎮隸石首以多曰百濮

羌在西蜀

詩疏云氏羌之種漢世猶存在秦隴之西愚按今之西和州即故岷州其地亦古西羌地屬鞏昌便宜都總帥府韻會云後漢光武紀注羌有百五十四種在西蜀者疏云羌在蜀西故云西蜀蘇氏注云羌先零罕开之屬

髡微在巴蜀

疏云巴在蜀之東偏漢巴郡所治也愚按巴郡今重慶忠州合州涪州萬州等處皆是諸家皆未能詳髡微之所在路史國名記微在扶風郿陽今岐之郿縣有郿鄉即微也

盧彭在西北

疏云在東蜀之西北也蘇氏注盧即左傳羅與盧戎兩軍之之盧蒙字記襄陽郡中盧縣春秋盧戎之國縣今廢輿地要覽云襄陽路周穀鄧鄧盧羅即之地也蘇氏又云彭今屬武陽有彭

救誓

山愚按即今眉州彭山縣也八國惟蜀地後世甚明故古注据以為向餘皆難考故蔡氏亦因古注成文解之

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

疏云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

婦姐已也

疏引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姐已女焉

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古注云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愚按紂有同祖之弟又有同母親弟故經言王父母弟同一弟字省文也蔡氏言先王之胤則包之矣疏引爾雅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母弟謂同母弟也

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

坐作進退大司馬文也車徒皆坐車徒皆作作起也進車驟徒

趨也退鳴鏡且卻也
告之以攻殺擊手刺之法
如車三發徒三刺之類

武成

死鬼朔也

漢律歷志文也朔日日月相會二象合奮陽上陰下月體不明
故謂之死鬼然又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有死而復蘇之機
也正義曰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鬼故二日近死鬼旁近也朔後
明生而鬼死望後明死而鬼生

翼明也

輯纂引王氏云翼輔也以此日為主則明日為輔翼此日者故
以明日為翼日

周鎬京也

牧誓

時武王已遷都于此

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三輔黃圖云鎬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周匝二十一

里蓋地三十二頃長安縣今屬奉元路即安西路古京兆也

豐文王舊都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

三輔黃圖云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回百

二十步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

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

華陰今屬陝西華州寰宇記云潼關即左傳晉侯使詹嘉守桃

林之塞是也按潼關是自函谷至於潼關高出雲表幽谷祕邃

深林茂木白日成昏

華山之陽

太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

衅

許靳反與饗同

豆木豆邊竹豆

邊豆形制一同名以竹木而分也

生鬼望後也

十六日為哉生鬼此言既生鬼未知的為何日故止以望後言之輯纂引陳氏曰諸家多謂生鬼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鬼十六日既生鬼十七日也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簡倒耳

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

追尊為一代之始祖郊祀則以配天故謂為先王無謚有諡者自文王起然親廟追尊為王者止三世文王父也王季祖也太王曾祖也自組紕以上仍稱公故中庸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武成

禮父加謚固稱文王祖無謚不容單稱王故以字配之以取別然字不可加於爵上故稱王季曾祖亦無謚為愈尊加大字稱太王也王業自太王起故追王始太王也

后稷始封於邠

寰宇記云武功縣古有邠國堯封后稷之地故聲城邠城在縣西南二十二里前漢為聲縣後漢省入武功武功縣今屬乾州

大王古公實父也避狄去邠居岐

邠與幽同地志云扶風栒邑縣有幽鄉公劉所都今有邠州屬陝西道岐今鳳翔府岐山縣也

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詩魯頌閟宮之辭朱子云翦斷也太王自邠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

至于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自為西伯專
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
朱子語錄云問文王不稱王之說曰此事更要考說文王不稱
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
者自甚時數起若謂文王固守臣節不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
二亦為不可又書言太王肇基王迹則到太王時周家已自強
盛矣今史記於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
為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為自虞芮
質厥成之後為受命之元年也又云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
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于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
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又云文王之事惟孟子識
之今按孟子集注云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武成

殷至武王十二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敬夫曰此事間不容髮
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
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
之哉

后土社也勾龍為后土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土正曰后土又曰共工氏有子曰
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疏云即類于上帝宜于家土故云后土
社也

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

周禮注云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

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

朱子書說云血流漂杵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只緣當
時僖地戰鬪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

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

封比干墓
寰宇記在汲縣北十里後魏孝文太和中親幸其墳刊石曰殷大夫比干之墓薛尚功古文法帖云唐開元四年游子武於偃師耕耘獲一銅盤上有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實人以為武王時物也攷之即比干之墓

商容商之賢人

疏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武成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疏云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
賚予也武王賚窮賙乏

疏云紂所積之府倉名曰鹿臺鉅橋其義未聞寰宇記云鹿臺在衛州衛縣西二十里帝王世紀云紂造飾以美玉七年而成大三里高千仞餘址宛然衛縣今廢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

愚按此列於邦國之爵也若朝廷之爵則公孤卿大夫士亦五等也

分土惟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二等也

愚按此亦頒於邦國之地也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亦三等也謂之內諸侯王制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又嘗考之孟子論諸侯地方之制雖諸

家之通論而周禮大司徒獨異焉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司農云其食者半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此非百里之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諸家說合耳愚按周禮成於武王崩後恐周公具此制度而未見之於施行也孟子又言周公之封於魯也為方百里也伯禽既為侯爵合受百里費誓亦言魯人三郊三遂計七萬五千家合百里萬井之數然以理推之方里而井井占八家百里

武成

萬井占八萬家豈魯國百里之地皆為田井而畧無山川城郭陂池園囿之所侵乎如以三分去一除之則又不滿萬井之數而無以容三郊三遂之民而况可容泰山龜蒙之大乎其實田與地不同田則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為限而地之封域則當如大司徒之制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專以田為率夫田非有千百里之地如碁枰之可布也但以田井計之耳八家共一井而為方一里為田九百畝也八百家共百井而為方十里為田九萬畝也八萬家共萬井而為方百里為田九百萬畝也十井八十家出車一乘百井出車十乘千井出車百乘萬井出車千乘故公侯皆謂之千乘之國是蓋百里之田提封萬井也大國三軍三鄉三遂三鄉為正軍三遂為副軍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其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倣此愚故謂蔡

氏所釋分土惟三者以田論也論其疆域所包者不止此也
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

愚按長幼即兄弟誤重書而遺朋友當改正
喪以送死祭以追遠

中庸云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
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違乎大夫三年之喪違乎天子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也此武王周公之事而重民喪祭之驗也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

劉氏原父貢父王氏介甫朱子語錄云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
先生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
以為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為命諸侯之辭以為誓
師固是錯以為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
先誥命之理某看却諸侯來便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

武成

當在大告武成之下比前輩只差此一節輯纂云近歲括蒼鮑
氏復有定本謂古竹簡一行十有三字偶當句斷處差互四月
至豐一節掇王若曰至萬姓悅服在厥四月哉生明之前或以
為然愚按此說甚善惜先儒不及見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四上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四中

洪範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
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
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
也

唐孔氏曰此經文旨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叙述必是箕子
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孔傳特云箕子作之又云商
曰祀周曰年此周書也秦誓稱年此獨稱祀此篇蓋箕子所作
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書皆云商書是箕子所作明矣愚按
左傳襄二年云商書曰無偏無黨意夫子未定百篇之前此篇
雜商書中自經夫子之手然後定為周書以繼武成之後歟今
觀箕子有不可臣之實預言罔為臣僕一也紀周之年而稱祀

二也對武王不稱王而曰而曰汝三也特以斯道之在己舍武王無可傳者不得已而授之此武王之問固難其辭而箕子之答尤難其辭也武王之訪即孟子所謂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新安陳氏曰箕子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其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也歟

朝鮮

漢樂浪郡故朝鮮國也周秦時與中國絕武帝元封三年始開寰宇記云平州盧龍縣有朝鮮廢城即殷箕子受封之地今平瀾路盧龍縣也

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

朱子詩傳云秉執也彝常也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藏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

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也愚按武王所問箕子所對其指彝倫蓋合一本萬殊之理言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近而五常之性散而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皆在其中矣蓋五行五紀在天之彝倫也五事八政三德在人之彝倫也皇極在君在民之彝倫也稽疑在事在物之彝倫也庶徵福極天人感應之彝倫也推之而彌滿六合卷之而退藏於密達之而亘古亘今一散為萬會于一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體用兼該顯微無間此其所以為常理此其所以為洪範歟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鯨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比彝倫之所以敗也

鯨治水九載不能順水之性而疏導之乃以土塞其下流夫水性潤下不得其性則必橫流逆決而為害甚矣夫五行之序水居其首而土居其終當鯨之施工而水土墮塞是汨陳其五行

也蓋水得其性地平天成然後木火相生金土呈露而稼穡以成焉今五行既亂則萬物失宜民生不遂舉凡彝倫之當然者皆數敗而不叙矣夫以鯀之方命圯族數敗彝倫得罪于天宜上帝之震怒也羽山之殛舜固誅之然舜之誅之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故鯀之殛理之所當怒也理之當怒即上帝之所怒也然觀箕子之論謂之彝倫攸斁可言也謂之帝乃震怒亦可言也孰從而知九疇之將畀而不畀哉蓋於禹而後知之也禹使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而畀九疇則汨陳五行者之不得畀從可知矣雖然當陶唐之盛於變時雍之際又何彝倫之斁哉此無他非言朝廷也蓋言水患之甚為民害也五行既汨九功未叙獸蹠鳥迹之道交於中國竟甚憂之此彝倫之所以斁也豈必綱常絕滅而後謂之斁哉

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

九疇此彝倫之所以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者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故君子以人治人則治水者亦當順水之性也先天之位山澤通氣凡天下之水皆出於山而天下之山皆起於西北蓋良居西北而兗居東南則天下之水必源發於西北之山而委趨於東南之澤者是水之性也天地定位去古未遠神聖繼作財成未備是以水之在地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當唐堯之際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泛濫衍溢懷山襄陵四海一壑仁人之所惡而帝堯之所憂也舜使禹治之禹知水勢所激在龍門呂梁之間乃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下流之勢然後治梁及岐鑿龍門疏底柱使大河西來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里不致橫流逆決然後迤邐東行各循其道河水既定餘川尚多禹之施工皆自下流疏瀹其壅遏分別其枝派故自冀而

充而青而徐此自北而之東也自徐而揚荆由東而南也自荆而豫由南而至於中土也自豫而梁雍又由中土而後至西北也蓋天下地勢西北至高東南至下芒芒禹迹必先經理其下流而後浚滌其泉源此所謂順水之性也豈若蘇之墜塞汨亂之爲哉禹也能行其所無事以蓋前人之愆善莫大焉且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惟能生覆而不能成載故盈天地之間者必麗乎土昔也洪水爲患莫不昏墊今也水患旣去地勢已平而天之所生者可以成遂矣如六府孔修三事允治皆是也莫大於天地使天不成而地不平天地亦無如之何也一禹之功上極乎天而天者成下蟠乎地而地已平窮高極遠而深厚測推而放諸而四海準垂之萬世而永有所賴是則功侔造化道通神明固能使天不受道地不受寶穹示効靈而川嶽貢珍者也昔者伏犧在御龍

馬已嘗負圖出河矣伏犧因之而畫八卦禹之功業充塞天地而垂諸無窮者如此寧不有感而致盛時之嘉瑞乎故洛水之涯天地之中也陰陽之交也風雨之會也有神龜焉乃能於此負書而出許氏說文云書者如也又云著也蓋天地之理與數著見於此而又克如禹之志也伏犧仰觀俯察不待河圖而畫八卦而龍馬出河之數自合於先天之圖故謂之河圖大禹地平天成不待洛書而叙九疇而神龜出洛之數自合於洪範之書故謂之洛書箕子乃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夫旣非人力之可致也則不曰天錫而謂之何哉洪範之訓是爲大法彝倫之訓是曰常理禹之所以爲大法者其存神過化亦已久矣於今而有觀於龜背之數自一至九是何神也天不言豈有世人之字以爲書哉特所具者數而已數之所存理之所寓也聖人以常理寓諸法天以常理寓諸數理同則道無不合矣是故禹也

別龜之數叙吾之範龜有九數範有九類九類既彰萬理咸備故曰彝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者也九疇叙於聖人九數闡於洛龜倫既叙於疇而數壹寓於書故後世即謂九疇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也吁是豈可以易言哉

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此據龜體記之戴九九數近首也履尾也近尾有一數也左三右七三近左脇七近右脇也二四為肩二近前右足四近前左足也六八為足六近右後足八近左後足也又有五數居正背此當補五數居中一句始備本數嘗詳言之自一至九而五數居中五者數之宗也一者其始而九者其究也龜背之文分居九位而五為之宗則五九者龜書之大數也自一至九積而計之凡四十有五則為五者九為九者五也然則九者九疇之所

以分而五者又九疇之所宗也五不著則九不叙故汨陳五行則彝倫攸斁也何以言之道之大原出於天彝倫者天命之所付也天道之運莫過於五行五行者造化功用之原也在洛書具五行之全數在洪範貫五行之宗旨其一六者水也二七者火也三八木也四九金也五居中土也此具五行之全數也一五行五氣運於天而五材生於地也二五事五行之發於人也五皇極五數之御於君也稽疑卜五事物吉凶之先見也八庶徵天人休咎之感應也此貫五行之宗旨也洪範九疇而貫五行者五位焉故初一日五行而不言用無所往而不用也是孰有大於五行哉且九數之位崇陽抑陰一為陽之始故居下九為陽之極故居上五為陽之中故居中三在五前為陽中之陽故居左七在五後為陰中之陽故居右一三者水木之生數自北而東陽生於子誠之通也九七者金火之成數自南而西陰

生於午誠之復也二四六八是為陰偶分居四隅不敢抗陽也
六居一西八居三北四居九東二居七南陰隨陽後各從其類
也水一加火二為三三加木三為六六加金四為十十加土五
為十五十五則無以復加矣故洛書一二三四五之積為十五
義畫以一極兩儀四象八卦合之亦十五然洛書之十五陽之
積也義畫之十五陰之積也陽則周流而無窮陰則一定而不
易故洛書縱橫錯綜皆十五而為十五者有九以橫計之二九
四四九二各為十五一也七五三三五七各為十五二也六一
八八一六各為十五三也以縱計之二七六六七二各為十五
四也九五一一五九各為十五五也四三八八三四各為十五
六也以斜計之二五八八五二各為十五七也四五六六五四
各為十五八也以錯計之正之一三隅之二四以及中五又虛
中而七跨八九跨六各為十五九也愚故曰五九者龜書之大

數也雖然十五之數雖有九而其參五數者止五位其二九四
六一八二七六四三八則未嘗有五豈土居於中而不及四圍
乎曰不然一與四自為五二與三亦為五土固無所不在也一
六為水數六退五即生一加五即成矣是水之生成不離乎土
也二七為火數七退五即生二加五即成矣是火之生成不離
乎土也三八為木數八退五即生三加五即成矣是木之生成
不離乎土也四九為金數九退五即生四加五即成矣是金之
生成不離乎土也土得一四亦生二二三亦生合一二三四為十
而後成也水火金木生於土之先成於土之後土生於四者之
後成於四者之先所謂土得一四亦生二二三亦生者一四合五
金生水而金枯也二合五木生火而木燼也金枯木燼皆為
土矣洛書無十數一二三四之積是為十不待更著十也此洛
書所以具五行之全數而洪範所以貫五行之宗旨也朱子易

學啓蒙云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
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四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
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其皆以五居中者何
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
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
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
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
也又云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
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中一
點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天九之象也
又云洛書之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
而土復克水也又云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
盈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參伍錯綜無適

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又云聖人則河圖
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
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
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又云洛書
而虛其中五則亦大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
四舍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
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
圖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
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
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
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
義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
未必追考於圖爾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虛

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
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
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也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
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彼
此先後之間哉西山蔡氏云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
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
九為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
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不合並
無明驗漢書劉歆云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
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關子明云洛書之文九
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方者
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方者洛書之文禹箕叙之而

作範也愚又按蔡氏謨皇極內篇數為一書以為易更四聖而
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於是其有範數圖八十一章章八十
一變共六千五百六十一變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
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
微究興亡之徵此微顯闡幽彝倫所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
其所之妙

此九疇之綱也

朱子語錄云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
又云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又云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
畫恐自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
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
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一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

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以皇極居五蓋能推
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
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
福極其善惡之効至是不可加矣又云初一次二此讀豆也全
讀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
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王太古見易
云範疇有九合乎河圖之綱數王氏以九圖範之子目五十五合
乎洛書之目數王氏以洛書計五行有五事有五政有八紀有五皇
極居一德有三卜五占二休徵五咎徵五福極共十一總五十
有五疇有九而五行不言用虛一者體猶太極也目五十五而
皇極不言數虛一者理猶太極也昔禹之謨九功其六府以水
火金木土穀為序自上克下河圖九宮之文也及叙九疇其五
行以水火木金土為序依天一地二之次洛書五位之文也其

序禹貢又准洛書以北東南中西相生為序先冀州於北次兗
青徐於東水生木也又次揚荊於南木生火也又次豫於中火
生土也又次梁雍於西土生金也若此者非規規求以合之也
合乎理故合乎圖合乎書無往而不合也

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

輯纂引真氏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善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
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為五常以天道
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
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
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慢言必悖
視聽則昏且塞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
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愚按以五事參五
行者言人之貌言視聽思正與天之水火木金土相配合也詳

見本疇

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

一曰食主於稼穡必因春之發生夏之長茂秋之成遂順天時而施人力然後稼穡可成焉二曰貨以五金為富必因天地之所產而人取以為貨焉三曰祀必因天地鬼神為物之體而不可違故祭祀以報其本焉四曰司空主平水土必因天時地利而使四民各得其所焉五曰司徒教以人倫必因天叙天秩而教民明善以復其初焉六曰司寇掌邦禁必因天討有罪而施刑焉七曰賓必因天地之蕃毓而後嘉會以合禮焉八曰師必恭行天罰以誅鋤暴亂焉此所謂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民以食為天故以食為首而又曰農用焉

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

天之為象以日司晝以月司夜以星辰司位次南北二極示人

以樞機東西升没示人以運動日月之會示人以晦朔晝夜長短示人以寒暑周匝示人以晷歲中星之移示人以躔度斗杓之指示人以月建天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矣在乎人之所以推測而合之耳故聖人制為曆數之書詳步占之法以求其所以合乎天者焉故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

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

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人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當以一身為四海之標準無所不用其極使民皆仰望而取則焉故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

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

聖人之德有常凡民之德則無常也無常則為變惟聖人為能隨其變而應之必至於治而後止故曰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

人心不能無惑惟天可以為人心之準天者理之所由出也理明則惑祛矣然天不言理無迹聖人必假著龜以前民用而使民聽命焉以為之準故曰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

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

雨暘燠寒風五者皆天之所為也人君必因而反之於己以省吾所以感召之者如何蓋聖人無一時而不戒無一事而不戒天人感應之機必有攸在也故曰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

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五福者人之所嚮也故曰以為勸六極者人之所畏也故因以為懲人君而能建其有極則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凡民而能錫汝保極則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人之間有感必有應者如此夫

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

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本之以五行則承天意以從事敬之以五事則身修而道立厚之以八政則萬事得其宜協之以五紀則四時得其序此皇極以之而立也又之以三德則俗化日以厚明之以稽疑則事理日以著驗之以庶徵則戒懼日以謹勸懲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不可誣矣皇極之行其備於此矣

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太古王氏曰五行之生成以奇偶為天地也以先後為一二也太極渾然初無象數因氣成質先後可紀生之類水最先故曰一數奇而陽故曰天火之生次水故曰二數偶而陰故曰地木金土又次之故曰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語其生則土

最後蓋有水火木金而後土有以為質語其成則土才具而四者皆因以成土又因四者之生以為成本無六七八九十之序也原其生則有是先後之序耳生之者奇則成之者偶生之者偶則成之者奇蓋獨陽獨陰不能以生成也夫所謂水最先者物靜而動氣以潛潤呵而兩啗而誕悲而泣愧而汗牝牡之交感果實之包含其初皆水也濕之氣鬱於陰則熱故火次之熱與濕相搏持則凝故木次之俄而堅強不撓故金又次之四者俱備相與冲和故土居其中故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也水火木金非土不能以有成故生成之數水之一加於土五則為六火之二加於土五則為七木之三加於土五則為八金之四加於土五則為九土之五不待加五也以土加土如塗附塗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土之成數曷為而成十哉全水火木金之生即土之成數蓋一二三四之積即十數也愚按此論甚精

可以發明九宮無十數也又蔡傳引疏文微著為次之說亦可

與此互相發也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

東齋集傳云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曲直謂生而曲與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種曰稼斂曰穡

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

輯纂引夏氏云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然未嘗苦也炎之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亦然

五行有聲色氣味

五行之聲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也五行之色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也五行之氣水朽火焦木殫金腥土香也

以性言也以德言也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而謂之性者是就水火木金之體而言蓋四者形而後有此氣質之性也稼穡而謂之德者稼穡本言五穀五穀乃養人之具非言土之為體於土而有五穀之可稼可穡焉是土有此養人之德也故不可以為性也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

其次叙與五行同動容貌發言語視色聽聲思其所思皆人事也故謂之五事

貌澤水也言揚火也

精之潤澤者為貌如水之浸潤故屬水氣之發揚者為言如火之炎上故屬火又貌者精之榮也故為水言者心之聲也故為

視散木也聽收金也

目內實而精散於色故屬木色之華彩者莫如木也耳內虛而氣接於聲故屬金聲之遠聞者莫如金也故木實則色茂眼實則視廣金虛則聲揚耳虛則聽收

思通土也

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心者思之體思者心之用五事之有思猶五行之有土也水火木金皆不可無土貌言視聽皆不可無思故論語云貌思恭言思忠視思明聽思聰思於貌言視聽無所不在故土於水火木金亦無所不有故以思屬土也勉齋黃氏云水貌而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煥少陽金聽寒少陰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

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

德者所得之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貌自得恭之理言自得從之理自自得明之理耳自得聰之理思自得睿之理皆天性之

本然人事之當然也

肅人哲謀聖五德之用也

恭從明聰睿本得於天故為德之體由是作肅作又作哲作謀作聖則德之用也蓋貌本具恭之德而乃不能作肅是有體而無用也用不行則體亦無自而立苟貌而作肅言而作又視而作哲聽而作謀思而作聖則恭從明聰睿五者之德無不備於我而為有德之人矣顧在所以作之如何耳作字是用之行處又按五事貌居其首蓋貌總一身其德主敬是敬又為五德之原也故曰敬用五事如下文農用八政以食為首故曰農用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次故食為首而貨次之

愚按八政皆為民而設故五事指名三事指官而不及冢宰宗伯司馬民莫急於食貨故首列之在周禮則食貨掌於天官祀掌於宗伯此分言食貨則不及統率百官之事獨言祀則不及

朝廷禮樂之事司空安居四民司徒教民五典司寇禁民姦慝皆切近民事者賓如鄉飲鄉射之類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本屬司寇今析言之則不及朝覲會同之事師如五人為伍守望相助之類不言司馬則不及陳師鞠旅之事蓋民生日用食貨既足然後修祀事定居室教以孝悌禁其姦慝會賓友尚往來然後能親其上死其長也治民之序固如是若主朝廷布政之職則有不盡於此者禮樂大事而不舉焉愚固以八政皆為民而設也汪疏亦云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蓋八政主農而言非謂公家之事耳

歲者序四時也

歲者天時之一周故正其歲在於序四時四時得其序而後歲功可成也

月者定晦朔也

歲統時時統月時有三月故三月為天道小變之節不可差也
在於定晦朔而已晦為前月之終朔為後月之始每於日月所
會之辰定之則十有二月不差矣

日者正躔度也

在天為度在歲為日躔者日行於度也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每與月會則
為一月一會之期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十二會而成一歲
則日行之度尚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謂之閏餘積之三歲則
置閏月以貯之故日行惟在於正躔度躔度既正則日月之會
無先後之差而餘分之積免失閏之謬由是曰月曰歲皆可協
矣

星經星緯星

經星貼天不動凡內官外官二十八舍皆是也緯星麗天而行

如杼之緯帛水火木金土五星是也夜則仰觀而識之後倚北
極前定昏旦二中伺察五緯晨夕遲疾順逆伏見孛彗流隕皆
謹視之以奉天戒

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自玄枵至娵訾各有界限夜考中星知日月之行度以追計其
所會而定晦朔弦望必於辰推之則歲月日皆可定矣詳見堯
典

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
消息正閏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
北正黎司地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考禪舜申戒文祖云
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
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

返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愚按占步之法歷代不同三代不可考矣後世作者莫善於唐一行大衍曆法其詳具載唐史今之授時尤精焉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

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即

經文而但讀星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

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

朱子又云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以與其民也愚按極本於理福原於氣極建則福集者蓋理順而氣亦順耳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君以皇極為訓而庶民行之則庶民亦受其福矣君人者豈他有所謂福以付畀之哉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人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

下文言有猷有為有守此庶民之無淫朋者有能有為此正人之無比德者人民二字分言甚明諸說要以蔡傳為正新安陳氏曰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興大畧相似不建不作則斯

道廢墜矣

帝念哉之念

言人君於有猷有為有守之人念之而不忘當如帝舜之念皋陶也

歸斯受之之受

言民有未合於善不陷於惡人君所當受之蓋如孟子所謂逃楊墨而歸儒者有可與為善之機也故歸斯受之

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

朱子又云夫人之有能華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新安陳氏曰而康而色傳辨皆作民言孔氏謂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兩而字皆指武王言假容色

以俯就誘掖人則人心感發無隱於君曰我所好在德君則尤當迎其善意而錫之福也蓋攸好德為五福之一實福之本也愚按此說儘善而朱蔡並不孔從者蓋經文此一節本說庶民有此三等所當念之者是中人以上有可見之德者也所當受之者中人之資可與進德者也彼安和其色自謂好德者中人以下者也朱子所謂革面從君者謂如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汝則錫之福者與其過而棄之寧若過而與之人君於此三等或念之而不忘或受之而不拒或錫之而不吝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而無不勉為善矣如孔氏之意止言念之受之兩等總以謙下之而錫之福也如此則中人以下之資皆棄於聖人陶冶之外矣下文尚言無虐熒獨况於革面而知以好德自名者乎此朱蔡不從孔氏之旨也熒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

者而言

熒獨微賤無善可錄又出於上文三等之下人之所易忽者也高明尊顯聞望久著又出於有能有為之上人之所易畏者也於此無虐而無畏焉則抑揚予奪之間其必有道矣在三德之疇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是也此一節兼言民人又以熒獨為庶民之微者故以結上章之末高明為有位之尊者故以冠下章之首也朱子辨中併下文至而邦其昌解之謂君之與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使皆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與蔡傳不同

此言有位者也

此亦分三段者第一段言在位而又有才智施設使羞其行則是嘉其已善而益進其後効也第二段言富則方穀貧則陷罪是中人而在位者必養其恒心而後責其善行也第三段言無

德而錫福者是謂用咎蓋爵罔及惡德之義也誠以列于庶位之人善惡有未易先知者必考其實而黜陟之也詳此民人兩章各分三句即其論人君升降予奪之權既明且嚴誠以居上御下威福在己一失其道則下不得所其將何以建其有極而使民人皆錫汝保極哉又按其作汝用咎朱子謂至於無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蔡氏謂則為汝用咎惡之人愚謂作起也咎歸怨也如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之意謂於無德之人若錫之福祿則人皆起而歸怨於汝矣

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性字下當補之正二字性與氣雜情與欲流未必皆正故皇極之君以彝理為訓惟欲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耳愚又按此章有戒辭有勸辭上六句用無字者所謂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

也下六句用王字者所謂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也前言無偏陂好惡禁止之意重後言無偏黨反側禁止之意輕蓋人慾之萌能遏之於心則及其既發自然中節而無事禁止之嚴矣方會其有極也必指其所當行者故曰遵義遵道遵路遵而不失則自忘其傾邪狹小之念矣及歸其有極也莫不識其正大之體故曰蕩蕩平平正直如行者之赴家而自達於公平廣大之域矣始而行道終而造道皆以人君為標準而自求至極之理於吾心也故在君曰建其有極在民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所有者各有其有耳非人有之而已獨無也又非得他人之所以有以為己有也合而來也各有其有來而至也同有其有此皇極君民所以相與之盛歟

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春官太師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

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愚按太師教詩而本之以六德是固可以融會性情而興起志意然三百篇之多一言之要在思無邪而已曷若皇極之數言是彝是訓使人諷誦之間恍然而悟油然而得者故比之六詩雖同一機括而尤為切要者也

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

凡民之所以有生者父母也父母有我合天地之氣以成形具天地之理以成性然父母之所以恩育我者其初惟能保此天地之氣而使形體之長茂爾其賢不肖固未可以必之於後日也有聖人焉繼天立極是彝是訓能使天下之民皆有以明天地之理以全其固有之性則其教誨式穀有父母之所不能備者於是時也服膺皇極之訓親近天子之光皆曰生我者父母也而能備教育之恩者吾君又為一父母也則其歡欣愛戴之私

不極其歸往之辭不止也故曰以為天下王夫自古未嘗一日無王也而得民之尊己者為難惟以德行仁者而後天下以為王也蓋生我者一家之父母也而建其有極者天下之父母也為天下之父母則天下之赤子皆往歸之不謂之王而謂之何哉箕子之為是言以天下之公義而推望於武王者深矣

正直剛柔三德也

三德一疇須分君民之別然後義明

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

此三德之在君者所謂為政以德德者出治之本也人君道全

德備剛柔正直各臻其極隨所遇而應之爾

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潜者沉深潜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

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

此三德之在民者并正直為三德人君能建其有極故三德皆吉凡民有氣稟之殊習俗之異故正直之德甚少而剛柔過不及之德甚多皇極之化所以抑揚進退者皆欲過不及者之歸于正直也

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

正直即前所謂王道正直是也平康即前所謂無反無側後所謂家用平康是也在下者無反側在上者惟正直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也

正直用之於平康剛柔用之於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習俗之偏言習於彊而偏於剛習於燮而偏於柔氣稟之過謂所稟沉潛而過於柔所稟高明而過於剛

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

平康強梗委弱有舉世而然有一家一國而然有一身一時而然聖人抑揚進退威福予奪所謂酬物制宜者也

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

三德在君皆主於治民在民各從君所治民所習者剛或所稟者柔則君皆以剛克之民所習者柔或所稟者剛則君皆柔克之陽以舒之者言燮友柔克沉潛剛克皆人君之所予也陰以斂之者言強弗友剛克高明柔克者皆人君之所抑也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白王極者蓋如此

兩端用中皆借說聖人稟中和之氣三德備具其為治也全體立於此而大用行於彼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或以剛克或以柔克抑其過而引其不及而卒化天下於平康

所謂用其中於民也兩端言剛柔也中言正直也聖人豈不欲天下之人皆正直而無所事乎矯拂哉不可必得故盡其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之妙會極歸極而終得以歸于聖人之天也故曰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

前皇極傳云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此云作福作威亦以威福加人之意如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之類孔傳云玉食美食也釋文云珍食也

臣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禮始諸飲食蓋飲食乃日用之切身者凡臣下僭上威福之外未有不玉食者故以切近者為戒

頗不平也

頗普多反與無偏無陂同訓不平舊本作無偏無頗唐玄宗以

頗不協義字韻詔改為陂事見郭忠恕佩觿

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

不安其分小民亦僭忒而踰越其常而家而國與皇極疇而邦其昌好于而家同而字皆訓汝彼而邦指周言此國字指侯國言大夫之家諸侯之國而謂之而家而國者蓋王者一統天下諸侯大夫不敢有其室雖寄治於諸侯大夫其實無非天子之家國也天子不能作福作威而使權移於下是自害汝家自凶汝國耳魯用天子之禮樂其流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陪臣執國命是其驗也

龜曰卜菴曰筮

輯纂引東齋集傳云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著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掛揲物凡十

有八變而成卦又西山蔡氏云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心有心未免乎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非細事也

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繹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此五者雖無一二之次然立言自合五行之生序蓋龜兆隨時而見不如五事有先後之倫也絡繹孔氏作落驛疏云希疏之意愚按五兆蔡氏與孔氏所釋大同但孔氏不知為五行之兆耳又疏云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又

史記龜策傳其兆有首仰首倪足開足盼鱗也橫吉之類是漢太卜法其文雖存而今之學者亦罕通之又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疏云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經兆之體者名體為經也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豐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圻有微明尊者視兆象卑者以次詳其餘也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朱子語錄云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一貞八悔如重乾澤天夫火天大有雷天大壯風天小畜水天需山天大畜地天泰內體是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

語

疏云僖十五年秦伯伐晉下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
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
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文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
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
云悔之言悔悔猶終也悔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
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
相明也

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晉語云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韋昭云命得貞屯悔豫皆八
也韋昭云內曰貞外曰悔震在屯為貞在豫為不貞
變則占本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沙隨程氏曰晉
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文變也
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為八故

云皆八而司寇季子曰皆利建侯

舊說下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

疏云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
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周易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又周禮疏云其
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田之鑿鑿謂破而不相離也原：田也
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
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玄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皇甫謐云
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西山蔡氏曰恐非是
禹叙洛書之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
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

卜筮有六條第一是大同最吉第二是君從第三卿士從第四
庶民從此皆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為次吉

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

是第五條為次凶

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

是第六條最凶

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猶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

僖公四年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預注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又朱子語錄云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著龜皆具此理也筮短龜長者謂龜惟鑽灼之易而筮有扞揲之煩龜之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

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

按朱子太極圖解水陰盛故為雨火陽盛故為暘木陽粹故為燠金陰粹故為寒土冲氣故為風此序亦與五行生序同

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

五行志貌之不恭時則有服妖引左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金行在酉是謂之寒輯纂引新安陳氏曰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缺其證當如莊子風生於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為風證之風為土氣豈不章明矣乎又孔氏疏云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癸初王氏曰吳牛南以雨暘燠寒風屬水火木金土引證甚明但風土無所證今以孔氏陳氏之說補之極合造化愚按五事思曰睿睿作聖休徵曰聖時風若蓋思無不通曰睿有八風宣暢之象

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序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

一曰水在事為視在徵為燠二曰火在事為言在徵為暘三曰木在事為視在徵為燠四曰金在事為聽在徵為寒五曰土在事為思在徵為風皆自然之合也

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應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

愚按蔡氏既曰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是其失得感應之條緒有不可紊者矣然又以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者是何言之相反也此無他蓋言理不可爽事不可泥以深懲漢儒穿鑿之弊以解後世之惑耳前言

自然之應者以其理有不可爽故也後言膠固不通者以其事有不可泥故也且經文明言念用庶徵又曰王省惟歲且以五事之得失詳著其効驗如此是固人君之所必當省念而克謹天戒者豈妄為虛文以厚誣天人哉朱子語錄云今人讀書處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想如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又時暘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愚按漢儒以五行論災異正為不知五行五事皆有自然之序而恣為穿鑿之說其言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

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
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
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貌之不恭
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
時則有雞駝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青祥唯金沴
木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
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駝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青
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恒奧厥極疾
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駝時則有目病時則
有赤青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厥極貧
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駝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
青黑祥惟火沴水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
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駝時則有

心腹之病時則有苗彘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
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
之孽時則有馬駝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
辰逆行唐孔氏曰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五行
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
也漢書五行志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
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
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
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
梁春秋數其駝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
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摭仲舒別向歆傳
載眊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迄于王莽舉十
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朱子語錄云伯謨云老蘇著洪範論不

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西山蔡氏云君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五事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微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微無不應矣無不應矣洪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為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事為之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強配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鑿歟復齋董氏曰仲舒劉向五行傳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牽合相從至於庶徵分配五福而六極行其一則於咎微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此則於箕文之外別立此以遷就其說其失箕子之意遠矣愚謂洪範九章五行居首而其相貫者五事庶徵而已漢儒分析六極甚無謂也蔡氏知其牽合穿鑿泥於災

異將以防人君之失而適以啓世主之惑故深闢之而又以其理有不可爽者故以自然之應論之可謂深切著明者矣今以經之成文事之定理係其感應約為條緒遵蔡氏之旨正漢儒之謬曰天有五行散為五氣順則時若逆則恒若人有五事具為五德修則徵休過則徵咎天人相應理氣存焉大君受命欽若昊天建其有極惟謹厥德反躬克念休咎靡忒天一生水：性潤下在事為貌在氣為雨貌德惟恭貌澤為水恭而作肅時兩順之弗念而狂恒兩順之地二生火：性炎上在事為言在氣為暘言德惟從言揚為火從而作又時暘順之弗念而僭恒暘順之天三生木：性曲直在事為視在氣為燠視德惟民視散為木明而作哲時燠順之弗念而豫恒燠順之地四生金：金性從革在事為聽在氣為寒聽德惟聰聽收為金聰而作謀時寒順之弗念而急恒寒順之天五生土土德稼穡在事為思在

氣為風思德惟睿思通為土瘠而作聖時風順之弗念而蒙恒風順之人主一身示天下準財成輔相惟明克允匪曰一動厥咎易彰匪曰一言厥休永臧誠之於思視聽無違念茲庶徵內外兩持惟德惟至惟義惟極居中御外孰曰罔克敘茲五福以錫萬邦永孚于休外順內昌上帝降監保茲皇極於萬斯年為民之式

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

王者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如歲統月月月統日故王者之省念以歲計之卿士以月計之師尹以日計之職任愈卑則省念愈詳師尹上之於卿士卿士上之於天子天子反躬自省視吾之五事失得如何或有大旱淫雨愆陽伏陰之災關一歲之利害者王曰是吾之咎也一月之間陰陽不和卿士則曰是吾之咎也

未及一月以日計之而亦為災害者師尹則曰是吾之咎也蓋災害之大者則上屬於君其次則係於大臣其次則係於群臣上下之間交相儆戒不敢有一毫忽天之心則必和氣致祥休慶輯集歲月日時無所變易而稼穡治功人才家國無不各順其宜矣其或玩月愒日昏迷天象災眚荐至若罔聞知自下至上互為欺蔽積日至月積月成歲師尹不致其憂卿士不疚其心天子不能反躬修德遂使日月至歲變其時若百度皆廢休咎所致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軫字作殿漢天文志云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及翼在東南為風之陽中之陰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之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晉志亦言軫主風

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

此皆括漢志文愚謂天體至圓非有界限為日月五星之道路也惟有經星綴天不動可借之以誌界限於是記取日所經歷之處周圍有二十八星名曰二十八舍又記取日行之路名曰黃道黃道貫穿二十八舍之間斜繞天腹一日行一周而不及天少許蓋天亦動日亦動皆自東而西天至健一晝夜一周而過一度初不知其為一度也則見日行於內一晝夜恰一周而不及天所撓過者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行恰退過一周遂即其所誌二十八舍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蓋以日一日不及天少許之處為一度地位也其黃道既斜

繞天腹則去北極自有遠近所謂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者北至者夏至之時也南至者冬至之時也東井本在南方朱鳥七宿中牽牛本在北方玄武七宿中今以夏至日行在人間天北井度近於北極冬至日行在人間天南牛度遠於北極故曰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也東至角為秋分日行所退之處西至婁為春分日行所退之處此云東西者則按天圖言之角在東方七宿婁在西方七宿也又非人間之東西也日至牽牛而為冬至在東井而為夏至在婁為春分在角為秋分此皆漢曆然也天運於外日行於內每歲有差至八十餘年則差一度唐一行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及開元甲子却差二十六度自開元至今又不同矣今則北至井四南至斗初東至軫二西至壁九與漢不同漢曆亦與周初不同也而蔡氏引之者亦示人以曆法大槩使學者知日月之行所以

有冬有夏者如此耳

月有九行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

此亦据漢志文又按大衍曆云凡合朔所交冬在陰曆夏在陽曆月行青道冬至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至亦如之宿冬在陽曆夏在陰曆月行白道冬至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至亦如之宿春在陽曆秋在陰曆月行黑道冬至立夏後黑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南至亦如之宿春在陰曆秋在陽曆月行黃道冬至立夏後黃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北至亦如之宿春在陽曆秋在陰曆月行赤道冬至立夏後赤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赤道南至亦如之宿春在陰曆秋在陽曆月行青道冬至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青道東至亦如之宿冬在陽曆夏在陰曆月行白道冬至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白道西至亦如之宿春在陽曆秋在陰曆月行黑道冬至立夏後黑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黑道南至亦如之宿春在陰曆秋在陽曆月行黃道冬至立夏後黃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北至亦如之宿春在陽曆秋在陰曆月行赤道冬至立夏後赤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赤道南至亦如之宿春在陰曆秋在陽曆月行青道冬至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青道東至亦如之宿冬在陽曆夏在陰曆月行白道冬至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白道西至亦如之宿春在陽曆秋在陰曆月行黑道冬至立夏後黑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黑道南至亦如之宿春在陰曆秋在陽曆月行黃道冬至立夏後黃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北至亦如之宿春在陽曆秋在陰曆月行赤道冬至立夏後赤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赤道南至亦如之宿春在陰曆秋在陽曆

為陰外為陽月以黃道內為陰外為陽愚嘗思之月有九行合洛書九宮之數分為八節合洛書八方之數每一節四十五日合洛書之日數五日為一候九候為一節合洛書九數皆以五為宗也故五九四十五日也一節四十五日八節各三百六十五日為一朞之數也洛書縱橫十五故月十五日而望也一六配黑道三八配青道四九配朱道二十配白道五配黃道六為老陰一合五亦為六在北為立冬冬至八為少陰三合五亦為八在東為立春春分九為老陽四合五亦為九在南為立夏夏至七為少陽二合五亦為七在西為立秋秋分

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南字

朱子語錄云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义網漉魚底

又子亦謂之畢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义形象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風者軫是東南方屬巽為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

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人君建其有極而民人會極歸極者所謂理一也福有五而極有六者所謂分殊也夫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得於有生之初各有一定之分而不可移者今而嚮用五福所以勸善威用六極所以懲惡然則福極果出於人力而不謂命哉曰不然皇極之理與天為一故哉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道也天者理之所自出也皇極既建是訓是行此天之所培也嚮用五福固有可致之理也背道滅德自暴自棄此天之所覆也威用六極固有可

召之機其福極之本皆原於氣壽得氣之長富得氣之厚康寧得氣之安攸好德得氣之純考終命得氣之正凶得氣之暴短折得氣之促疾得氣之疵憂得氣之鬱貧得氣之薄惡得氣之沴弱得氣之衰無非氣稟之所為者然氣非理無所主理無不善有生之後氣拘物蔽在乎善返其初與否耳理順則氣順則為福蓋理之所至氣亦隨之而化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皇極之君德盛仁孰斂福於身推以為訓而與民由之所謂錫福也其或自外於聖人之天而無攸好德之實則鮮不陷於六極矣雖然有常有變為善致福為惡致禍此常也盜跖之壽顏淵之夭此變也君子語常而不語變蓋惟於吾心之天求之輯纂董氏曰自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叙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之所以為造化者陰

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治人而氣參乎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為徒為民之則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叙彝倫哉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四中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四中

旅獒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

周禮注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四八周之所服國數也爾雅注疏云東夷有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蒲節五曰鳧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八蠻者李巡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樵僂四曰跛踵五曰穿胃六曰儋耳七曰狗軼八曰旁春

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

按汲冢周書王會篇所載蠻夷戎狄所獻有曰稷慎文璧曰穢人前兒曰良夷在子曰揚州禺魚曰發人鹿人曰俞人雖馬曰

青丘狐九尾曰周頭抵輝曰黑齒白鹿白馬曰白氏黃葉曰東
越海蜃曰甌人蟬蛇曰於越納曰姊妹珍曰且甌文蜃曰共人
玄貝曰海陽大蟹曰自深挂曰會稽羈曰義渠茲白曰央林尊
耳曰唐戎閭曰渠叟勳犬曰樓煩星施曰卜盧以牛曰區陽鼈
封曰規矩麟曰西申鳳鳥曰氏羌鸞鳥曰巴人比翼鳥曰方煬
皇鳥曰蜀人文翰曰方人孔鳥曰卜人丹砂曰夷閭木曰康民
桴茨曰州靡費費曰都郭生之欺羽曰奇幹善芳曰高夷噍羊
曰獨鹿邛之距虛曰孤竹距虛曰不令支玄猿曰不屠何青熊
曰東胡黃羅曰山戎之菽曰般吾白虎曰屠州黑豹曰禺氏駒
駟曰大夏茲白牛曰犬戎古皇之乘曰楚數每牛曰匈奴狡曰
權扶玉自曰白州比閭曰禽人管曰路人大竹曰長沙鼈曰魚
復鼓鍾之牛曰蠻揚之程曰倉吾翡翠正義所謂王會備焉者
此也

犬高四尺曰獒

摺爾雅

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踰階而走

見宣公六年踏丑略反何休注云踏猶超遽不暇以次

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

史記註譙周云周之支族食邑於召索隱云召者畿內采地或
者謂文王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
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以元子就封而次子
留周室代為召公至宣王時邵康公虎其後也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

新安陳氏云一篇皆自明王慎德一句推廣之曰昭德之致曰
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大德之一辭
諄之焉惟慎德所以自能致貢物惟所貢無異物所以見其慎

德者奇玩之物非所當獻亦非所當受一受之則荒怠之心生而慎德之意失矣

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無異物也

正義云玄纁締紵供服也搗抽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蕩供器用也

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

魯語云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

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之得之金櫝如之

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

左定四年衛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緝蒺旃旌大呂殷氏七族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鞞岬名洫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不役於耳目之所好

不為聲色所役也心箴云心為形役乃獸乃禽

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

史記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

董氏曰聖人不由細行而不謹大臣不由細過而不諫此古之所以君明臣良而後世鮮儷也漢文帝無太保之訓而却千里馬其賢矣哉

藏於金滕之匱

王日休曰滕緘也以金緘封若今銷然鄭氏曰凡藏秘書皆然非始周公

築土曰壇除地曰墀

築土封土也除地平地也鄭玄云時為壇墀於豐壇墀之處猶

存焉

詩言圭璧既卒

雲漢之辭既卒既盡周也

周禮裸圭以祀先王先公

冬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瓚如盤其柄為圭也

林氏云植璧於壇秉圭於手愚案裸圭有瓚非所秉者所秉於

手者乃桓圭信圭躬圭耳當如雲漢總為禮神之玉若為所秉

於手者則非裸圭也故孔註以為周公秉桓圭以為誓蔡氏雖

以為裸圭而遂不容解秉字要之周公當時亦無酌酒降神之

事當依古註為是

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于天之下疑有闕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

新安陳氏曰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未然惟不用師說所以疑于天之下有缺文朱子語錄云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更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去

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

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

林氏曰且多材多藝元孫之死不若且之死元孫能畏服四方則且之生不若元孫之生

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筮皌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

蔡氏及古註皆不明指是字為何物所并者何兆愚竊謂以三龜卜之見兩兆皆吉故云一習吉及啓籒見書乃云并此兆亦吉也

體兆之體也

薛氏曰體與詩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之體同周禮占人云凡卜

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然證以詩之語則卜看兆體亦可通上下言之

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

林氏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孺子成王也

案稽古錄武王克商七年而崩子成王誦立成王年十三周公為冢宰攝行天子事据此則武王克商二年病時成王僅八歲故不知卜事至此十三歲而即位聞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則成王已十五歲所謂五尺童子也故稱孺子冲子自成王即位至周公復辟時凡七年而成王二十歲所謂六尺之孤也

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

詩疏云流謂水流造作虛言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

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
見七月詩序下詩疏云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需王之察已
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亦
反譬僻皆作辟字而借聲為義鄭讀辟為避故為此說。朱子
與蔡仲默書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
此一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
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
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
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
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
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
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
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
嚴氏詩緝云鴟鴞惡聲之鷲鳥喜破鳥巢而食其子託為鳥之
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汝先已取我子食之矣無更毀我
巢也喻為惡者既陷管蔡於罪矣無更謀危王室也恩愛勤勞
嚮養此子誠可傷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巢乎程子
曰鴟鴞謂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呂氏曰殷民流言中傷
周公謀危王室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汚染使陷於罪
是害我兄弟矣又欲謀危王室則不可也
誚讓也

讓責也呂氏曰王欲謂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過之根本也
新當作親

案陸氏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逆
大誥

三叔懼遂與武庚叛

東齋陳氏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舍三叔而任他人武庚雖欲反而不敢朱子語錄云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奉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固叛心之所由生也蓋始於苦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商恩意之深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如此

紹介天明以定吉凶

韻會云紹介行也謂行人之副也書疏云天道玄遠龜是神靈

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林氏曰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冥無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可見

反鄙邑我周邦

左傳宣十四年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杜預云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

微子之命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

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樂記曰武王下車投殷後於宋是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先未封至此始封也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

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為是且武王猶封箕子於朝鮮豈有捨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乎新安陳氏曰殺武庚始命微子奉湯祀者蓋紂以嫡子立為天子武庚紂子實為大宗子微子不過支子耳武庚在為殷後奉湯祀者武庚也微子不得與也武庚死殷命黜微子始得代之為殷後歟

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

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据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

宋亳在東故曰東夏

自豐鎬言之則宋在東宋國即隋之宋州唐之睢陽郡宋升應天府今為歸德府屬河南即高辛氏閼伯所居商丘也有微子墓

服命上公服命也

周禮典命云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康誥

武王誥命為衛侯

朱子語錄云五峯胡氏於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朕其弟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自稱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

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

武王年九十三而終克商後七年而崩則克商時已八十六歲及至分封則近九十矣

衛康叔封布茲

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曰茲一作茲公明

草也言茲舉成器言茲見索草也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蘇氏曰

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新安陳氏曰初基定基址也鎬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見士

朝見而趨事也民大和會人心本自和也播民和因人心之和

而播敷宣暢其和也悅以使民；忘其勞公不忘民之勞而勤

勞之所以得民心也以召誥考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

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日丁巳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

禮十六日己未初基作洛繼此五日內號召齊集計度區畫分

配科派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丕作召誥所

謂用書命丕作即此所謂洪大誥治也如召誥傳中引春秋傳

云云之類參以召誥日月昭合洛誥冠以此九句方有頭緒強
附之此全不相應其為洛誥脫簡何可疑者諸家阿附牽強解
之非矣

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

吳氏曰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康叔之為方伯無疑

明德慎罰一篇之綱領

林氏曰按蘇忿生以温為司寇立政司寇蘇公是也又定四年

云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則康叔以衛侯入繼蘇公為

之故并以詰姦刑暴之事告之

臬法也為準限之義

東齋陳氏曰臬門捆也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猶謂法為律也

愚案律即黃鍾十二律也毫釐不可差刑法亦然故稱法為律

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職任內事

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云云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未必然也

新安陳氏曰左傳定公四年有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則康叔以諸侯入為王朝之卿明矣為司寇與即衛封兩不相妨往來乎朝廷邦國之間何往不可呂氏內事外事之說極當蔡氏何必疑之而乃添出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一句適以助後世成王封康叔之說何也權用殷罰有倫者正是初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來何必師用殷罰為哉味此語愈見得此為武王之書也

要囚獄辭之要者也

東齋陳氏曰要者結罪之辭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

顏越人

疏云謂不死而傷

夏法也

新安陳氏曰蔡訓夏為法未見所本愚案釋詁以典彝法則律夏皆訓常鄭註云皆謂常法耳疏引不率大夏蔡氏蓋據此也

酒誥

妹邦即詩所謂沫鄉

孔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薛氏曰妹古沫字水名因水名地愚按古文水名多從女如媯水姜水是也毛詩傳云沫衛邑也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或曰文王廿次為穆亦通

新安陳氏曰按照穆之穆與左傳合不易之論以穆考為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字又如何訓耶穆穆之證

非也

天始令民作酒

疏云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本人以意為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為亦天之所使也

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耳

新安陳氏曰天降命與天降威當對觀設酒之初意本為祭祀乃天之降命也酒之流生禍亦天之降威也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祭祀而本於降命之天又能於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史氏漸曰吾切喜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酒武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沈酒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為禁防者傳為

子孫法焉

肇敏

葵初王氏曰肇訓敏未可曉愚案釋言云肇敏也郭云肇牽車牛蔡氏正摭此而葵初妄譏甚矣學不可不博

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酒于酒

林氏曰康叔為諸侯長故劫筮及侯甸男衛

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

太史內史在周官為宗伯屬而六典八法八則則家宰所建以治百官而太史又建六典以為王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太宰既以八柄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以詔王治六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八法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也八則祭祀法則廢置祿

位賦貢禮俗刑賞田役也八柄曰爵曰祿曰予曰置曰生曰奪
曰廢曰誅也薛氏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
居賓友之地陳氏傳良曰諸侯有太史無內史內史惟天子有
之內史是商之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為友者也愚案此章冠之
以汝劫豈殷獻臣當如陳氏說

位三卿者

大國三卿也

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

圻詩作祈毛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釋文云封圻當
作畿古作祈圻畿同大司馬云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

大司徒云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
土之名物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

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乃經土地而井牧
其田野凡此皆農事既富而後教先王之政也

宏父事官司司空也主廓地居民

周官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正義云諸侯三卿以上有
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宏大也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
國家之父

羣飲蓋亦當時之法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史記註云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故賜酺得會聚飲食
酒誥羣飲之執其類此歟

梓材

大家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

正義云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
夫所治亦是也愚案定四年云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

竊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即衛之大家也
律所謂知情藏匿貨給
三者皆因罪人所歷過或知情或藏匿或貨給之貨當作資以
貨資之也

漢律所謂疾也

疾說文云毆傷也諸氏切

此章文多未詳

新安胡氏曰祭傳僅訓字而云多未詳信當缺之愚以意解之
云汝若常言及曰我固有官師為師三卿及正官之長及眾大
夫然必自曰我不可厲虐殺人亦以為人上者當率先恭敬勞
來故在下者無往而不恭敬勞來矣惟其有欽恤之心勞來之
意其用刑也故於往日為姦為宄或殺人或歷人皆宥之故亦
於見其君事而有毀傷人者亦宥之往日紂在時也見厥君事

亦紂事也蓋商紂之時其民多有為惡者康叔於此不當追咎
於既往而與之更新可也

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

受紂也非授受之受東齋陳氏曰康叔孟侯故稱之為監

敷蓄廣去草棘也

敷廣也爾雅云田一歲曰蓄郭璞云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蓄

畎通水渠也

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又深尺曰畎

塗既泥飾也

說文云既仰塗也

茨蓋也

穀梁傳註云茨謂茅蓋屋也

梓良材

梓木名

獲采色之名

正義云獲是采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獲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樸斲以喻制度

陳東齋云具粗曰樸致巧曰斲

肆今也

新安陳氏曰蔡氏訓肆為今未安愚案釋詁云肆故今也鄭云肆既為故又為今今亦為故故亦為今蔡氏正據此陳氏未考

耳

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案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語而編書誤以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意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

文義之本不類也

新安陳氏曰已若茲監與自古王若茲監相似而實不同上文之監平聲三監之監此之監去聲監觀之監已乎君其監觀于茲臣所祈於君惟曰欲自今至于萬年當為天下王王之子子孫孫永保民而已其人臣祈君永命忠愛無窮之心歟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五

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見左傳桓二年又宣三年云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七年七百年所命也

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史作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

史記索隱云杜預曰三塗山名大行轅轅峭岵也在陸渾縣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愚謂顧詹有河謂回規

後學東匯澤陳師凱撰
後學豫章朱萬初校正

河水在後也粵詹維伊毋遠天室史記正義謂粵者審慎之辭言審慎詹維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為天室也愚謂粵與越同及也及視維伊二水之傍若天室之所在宜為王者之都毋捨此而遠去也天室猶天府也

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

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故二十一日為乙未

戊申三月五日也

漢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愚案二月小盡故三月得甲辰

朔五日得戊申

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

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旁三門則四面通十二門也國中城內也九經直路九條也九緯橫路九條也涂路也九軌言路之廣也軌車轍也乘車之轍六尺六寸兩旁加各七寸通八尺九軌之廣七十二尺也左祖宗廟在王宮之東也右社社稷壇在西也面朝者面猶鄉也布政之朝廷在王宮之前也後市市在後也市朝一夫市與朝各方百步也阿棟也高一丈長三丈謂之一雉王宮之門屋脊高五丈也隅者角上浮思也疏云浮思小樓也上刻畫雲氣蟲獸宮隅之制七雉者王宮之四角高七丈也城隅之制九雉者城角高九丈也環涂者遠城下路也七軌廣五丈六尺也野涂國外之路也五軌廣四丈也。又案周書作雉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為天下濼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愚案以六尺

為步筭之則九里之城計方一千六百二十丈汲書云七百者
古本字訛耳郊山即郊鄆之郊史記正義云郊山名鄆邑名括
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鄆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
北九里苑內也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

孔氏云郊以后稷配故二牛疏云記及公羊皆曰養牲必養二
帝牛不言以為稷牛呂氏曰郊祭天社祭地愚案上三說皆是
也古者無天地合祭之禮所以郊用二牛者一為上帝之牛一
為配帝后稷之牛蔡傳謂祭天地故用二牛此說誠誤社為土
神即祭地之禮朱子言之詳矣蔡氏不用何也王制曰天子社
稷皆太牢

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

見昭公十二年即周敬王十年

揣高低仞溝洫物土方

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也

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

邦伯諸侯之長也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

當作多

陽風

當作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

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

大司徒云以上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

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

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

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

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

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

然馮氏子亮云土中之說蔡氏引王氏所論而今本多訛日東
景夕多風誤為景朝多陽日西景朝多陰誤為景夕多陰宜正
之又案王氏據周禮而鄭註不明蓋地官司徒測土深正日景
所以求地之中也所謂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西景
朝者是指其立表之處而言其不中也日南云者是立表於晝
日之南也表立於此則其影必短於圭而其地多暑是偏於南
矣日北者是立表於晝日之北也表立於此則其影必長於圭
而地多寒是偏於北矣表立於晝日之東則日至夕而表影方
與圭齊是又偏於東而其地多風矣表立於晝日之西則日方
朝而表影已與圭齊是又偏於西而其地多陰矣凡此皆非地
之中也而用此法者乃所以求中也案步占之說以為日與地
相去一萬五千里為地之中土圭之法圭長一尺五寸以一寸
準千里當晝漏方半置圭立表以測度之夏至之日立八尺之

表其影適與土圭等定此為地中也又案寰宇記云河南府登
封縣測景臺在縣東南二十五里高一丈周迴十六步周禮地
中在此也縣北有陽城山

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
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新安陳氏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
哲習於惡則靡哲不愚哲則為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
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
王之初服亦猶是也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
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
命言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
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
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

洛誥

復如逆復之復

逆復出周禮已見龍作納言下

復命于王

葉氏曰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

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

古註云周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新安陳氏曰王莽廢漢

孺子嬰為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

世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蓋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

以文其姦也

洛師猶言京師也

京大也師衆也

河朔黎水河北水交流之內也

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黎陽漢縣今大名路濬州也地有黎陽津亦名白馬津

澗水東灑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灑水東下都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灑之間下都在灑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

史氏漸曰澗灑之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名為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為洛澗灑自為澗灑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灑澗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灑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灑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居定郊社宗廟是為郊廓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灑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十有八里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字顯若

祭統云夫祭有昇輝運胞苞翟闇者惠下之道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易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程子云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薦謂獻腥獻熟之時居上者正其表儀如始盥之初勿使神意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新安陳氏曰周公言我今整齊共營洛之百官使從王于宗周我惟謂之曰王庶幾將適新邑而有所事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公但微示王將行祀事於洛之意於百官以待王之自教詔之也

宗周之四輔漢三輔本諸此

朱子云四輔猶四隣漢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案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也蔡不據此者以成周未嘗設四輔官時公旦任太師在三公列不聞為四輔故止引漢三輔為比周家非有三郡特以王城鎬京相為鄰輔如朱子四鄰之義耳

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

此言曰其自時中又案召誥云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周公固嘗舉與召公言之此又舉以答成王也

秬黑黍也一稔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

正義云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徐鉉云稔米殼也音字爾雅曰秬黑黍一稔二米郭云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

米得黍三斛八斗是也詳此則一稭二米名曰秬當年得既名
秬則不必其皆一稭二米也

自中尊也

爾雅文也孫炎云尊彝為上罍為下自居中郭璞云自不大不
小者爾雅疏云是在罍彝之間即周禮犧象壺着大山六尊是
也罍者尊之大者也案禮圖云六尊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
五斗六罍為下受一斛毛詩說金罍大一碩是也彝自罍三者
皆為盛酒器也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聘義文

享有體薦

見左傳宣十六年

敬之至者其禮如祭

新安陳氏曰寧如歸寧父母之寧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
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敬祀之酒今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
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
用祭器又一證也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

宿進爵也顧命則謂三進爵於神前此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
此酒則用以祭文武也

戊辰十一月之戊辰日也

蔡氏於康誥篇首以三月哉生魄為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則
此十二月亦在七年也康誥篇首乃洛誥脫簡及召誥洛誥月
日皆第七年中事今以漢志考之云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
朔召誥言二月既望十六日庚寅也越六日乙未二十一日也
三月甲辰朔惟丙午朏三月初三也越三日戊申初五日也越

三日庚戌初七日也越五日甲寅十一日也若翼日乙卯十二日也越三日丁巳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十五日也此接康誥三月哉生魄十六日己未也又召誥越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洛誥予惟乙卯即召誥三月十二日也戊辰王在新邑十二月三十日也唐孔氏謂此歲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則十二月二十日戊辰晦也

烝祭之禮

冬曰烝

周尚赤故用騂

騂赤色毛也

宗廟禮太牢

合用牛一羊一豕一

此用特牛舉盛禮

逸史佚也
文武各一牛故為盛

時太史名佚古字通作逸

太室清廟中央室也

明堂中央曰太廟太室樂記註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周頌云清廟祀文王也疏云天德清明文王能象天之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然則清廟者洛邑文王廟名以其制如明堂故亦有中央太室此蔡氏所以訓太室為清廟中央室也

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

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兩經七年新安陳氏以為惟七年即攝政之七年者非是多士

弗弔未詳

大誥引不弔昊天與此同

昊天秋天也

爾雅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

肆故也

弋取也弋鳥之弋

論語曰弋不射宿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

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與此固字同義蓋能自種其德者天因

以加培之自傾其德者天因以覆滅之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聖

人豈容心哉惟天所命耳

降猶今法降等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

戮

如今云滅死一等也

來自商奄

孟子註奄東方之國史記註云奄於險反兗州曲阜縣奄里即

奄地東齊陳氏曰此奄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

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

管蔡霍也

邑四井為邑之邑

四井三十二家也五畝之宅一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所謂宅

爾邑也

無逸

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

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駿壞高祖所居陰室為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衣顛因盛稱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又經世書高宗祖庚祖甲世次歷年皆與書合又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西山真氏曰祖甲為太甲明矣蘇氏以享國多寡為次得之新安陳氏曰祖甲為太甲較分明經世書與三及字皆不足援以為辨太甲為商賢君萬萬不可磨何苦極力挽從來無人齒及之帝甲以排太甲乎○愚案真氏陳氏皆不取蔡氏說今且平論之蘇氏謂以享國多寡為次則高宗五十九年之後便當到文王五十年何必逆取太甲以廁於其間此蘇氏之說非也陳

氏謂經世書三及字皆不足援其意默取蘇說以破蔡傳然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即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亦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為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言生則逸罔或壽耶既云不論世次則不可言自時厥後矣以兩自時厥後詳之則蔡傳所考不可破而孔氏蘇氏真氏陳氏諸說皆非是

是日朕也

朕徒結反

春秋貢於霸王

左傳昭十三年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爭承曰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

唐有送使之制

唐食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

曰留州
君爽

臣苞與湯時臣苞二人而同名者也

疑至臣苞湯時二臣名輯纂陳氏云湯至太戊百三十年必二人而名同也

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息齋余氏曰不言傳說即下文不言尚父之意愚案周公以君爽為經歷之舊臣而留之故歷數商周之老成是以武丁時不言傳說文武時不言太公傳說太公非若甘盤虢叔之舊也

陟升遐也

如陟方乃死之陟
通徹三極而無間

貫通天地人之理也

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尔

卷阿召公所作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蓋衆人之所聞見喻大賢處高顯之地召公既言之矣今乃求去故周公云我則鳴鳥不聞也

震撼擊撞欲其鎮定

言所以處人心之未服者

辛甘燥濕欲其調齊

言所以處人情之未和者

槃錯琴結欲其解紓

言所以處人事之未靖者

黯闇污濁欲其茹納

言所以處人言之未順者

患失乾沒者

患失即論語所謂鄙夫乾沒出前漢張湯傳云始為小吏乾沒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乾音干

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

詩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公東征誅戮兵器弊壞之時也

超然肥遯

肥遯二卦上九爻辭也程子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飄然遠逝無所係滯之為

蔡仲之命

此篇次序當在洛誥之前

蓋以事在周公攝政七年之中不在留洛七年之內也

蘇氏曰郭貌也

當時聲訛以號為郭如韓為何陳為田之類
管霍國名

今河南鄭州管城縣古管國也左傳閔二年晉滅霍杜預云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今山西平陽路霍山也

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

知非魯國之卿者以左傳定四年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周公未嘗居魯既曰己卿士是圻內之卿士也孟仲二卿猶言上下二卿皆命於其君周公以仲為己卿士則是自命之卿也

蔡左傳在汝淮之間

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愚案汝南上蔡今汝寧府上蔡縣也新蔡舊亦為蔡州屬縣今

廢下蔡宋為壽州荷縣今廢在安豐路界內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
蔡仲之有間也

伊尹曰克敬曰有仁曰克誠此語深且詳矣此以惟德惟惠言
之則所包者廣不如敬仁誠分別之切蔡氏所謂淺也蓋太甲
敗度敗禮之餘仲則邁迹自身彼則以臣而告君此則以上而
訓下故其深淺詳畧之不同如此

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

中者本所以狀性之德今經言率自中是循而由之之義故直
以心之理訓之若論其未發則在中之中無所偏倚是為天下
之大本及其既發而時中然後見其無過無不及也所謂天下
之達道也

多方

光武成功若建瓴然

建音寔瓴音苓漢書云居高屋上建瓴水註云建翻水也瓴盛
水瓶也居高而翻瓶水言易也西漢之末王莽篡逆公孫述據
成都隗囂據天水光武以漢宗室起兵南陽破莽兵海內豪傑
響應皆殺莽牧守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更始殺王莽光武破
隗囂擊殺公孫述天下復為漢者二百年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

新安陳氏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註十二月戊辰晦此七年
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之三月曰昔朕
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
方作於即政之明年五月成王政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序曰
成王歸自奄此書曰成王來自奄乃奄之第三叛王隳其城遷
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筭之則次年正

月朔己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即二十一日也
多士與多方之作先後蓋一年有三月云

奄不知所在

解在多士寰宇記在曲阜縣奄中古奄國也

衛孔悝之鼎銘

見祭統孔悝衛莊公蒯聩時大夫也鄭注云周既去鎬京猶名
王城為宗周也悝音恢

時鎬已封秦

史記犬戎殺周幽王酈山下秦襄公以兵送平王遷都雒封襄
公為諸侯賜以岐豐之地

克堪者能勝之謂也

新安陳氏曰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為己任之弘兼
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有非力之力如

真積力久之力而後可

神天之主

東齋陳氏曰可為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
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

龍服

龍質涉反漢書云羣臣震龍龍中自服也

賓介之介

相副相助者

周官多以晉以伯以正為名

如大晉小晉象晉宗伯官伯官正酒正之類晉有才智者也伯
與正皆長也

立政

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

天官有司裘有內司服有縫人春官亦有司服
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蔡氏謂執射御者曰虎賁今案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
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則守王門無執射御之事又
有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牧民之長曰常伯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守法之有司曰準
人

呂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
別名歟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
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
者以見其餘耳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繫
天下之本一也新安陳氏曰呂說得之宅事常任所職必廣凡
任事之大臣也宅牧常伯主牧養之大臣也宅準準人主平法

之大臣也又案虞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有大
臣在朝者以統之如虞四岳統十二牧周六卿倡九牧立政所
謂常伯宅牧必長牧養而在朝以統牧伯者歟
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井牧者按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
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什伍其民者大
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
州為鄉又小司徒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
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又遂人云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鄩
五鄩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凡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
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井牧什伍之大綱也

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
新安陳氏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為長伯者愚案

康叔為司寇是宅乃準者封於衛為孟侯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三宅為長伯之證

趣馬掌馬之官

趣七口反周禮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

携僕携持僕御之人

周官有太僕下大夫祭僕中士御僕下士隸僕下士大馭中大夫戎僕中大夫齊僕下大夫道僕上士田僕上士馭夫中士車僕中士

庶府若內府太府之屬也

周官有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

大都之伯小都之伯

畿內之都大都為公之采邑小都為卿之采邑

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

卜如太卜卜師龜人華人箬人占夢眡祲是也祝如太祝喪祝甸祝詛祝是也巫如司巫男巫女巫巫神士是也匠如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工皆是也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

傳意謂庖人為庖尹內饗為饗尹而膳夫則兼二者而為之伯也蓋庖饗各治其事而又統於膳夫也然此二句以下文比之必有脫字

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

太師及司樂為鍾師磬師之伯此二節特舉例以解尹伯以是求之尹伯固不止於此二者矣

太史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

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動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所書善惡必以實錄所謂公天下後世之是非也諱先王名也惡忘日也先王死日及子卯不樂周官云小史詔王之忌諱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教司馬主政司空主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愚案康誥言圻父農父宏父三卿亦與此同可見此為諸侯之官蓋大國三卿兼攝六事傳謂名通天子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

毫見史二毫蒙為北毫穀熟為南毫偃師為西毫

此據正義所引皇甫謐說也寰宇記考城縣有北毫城今睢州考城縣也蒙縣名今廢又云宋州穀熟縣毫城在縣西南三十五里宋州今歸德府也穀熟縣廢偃師縣屬河南府地志云河南偃師戶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毫今濟陰縣是也今毫有

湯冢已氏有伊尹冢師古曰瓚說非也又如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

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

案地志中國四夷皆有都尉治在蠻夷謂之中部都尉東部都尉南部都尉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又有屬國都尉宜禾都尉騎都尉農都尉江關都尉匈奴都尉等數十處意與夷微盧丞三毫改尹相似皆王官出治外地者

蘇國名左傳蘇忿生以温為司寇

地志云温已姓蘇忿生所封左傳語見成公十一年温今孟州温縣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六上

周官

後學東匯澤陳師凱
後學豫章朱萬初
校正

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二六二孤周禮皆不載

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之名但不載其專職耳如位次之高下未嘗不顯然可考也如云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九命為伯是舉朝無尊於此者而外朝之位三公在前三槐之下孤卿大夫在左公侯伯子男在右是惟三公可以面天子天子之所禮也孤則亞於三公故其位與諸侯之公相對六卿莫敢先也其六卿之職曰太宰卿一人大司徒卿一人餘皆然其執孤執皮帛卿執羔則卿亞於孤又可見矣但公孤之任坐而論道者也六卿之職作而行之者也周公六典專為治事而設故以公

孤為鄭重而未及言之非周禮與周官二書迥絕也
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
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

師氏僅中大夫保氏乃下大夫豈有三公之尊而資級如是之
卑耶周禮註謂周召兼此官必無是理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
國子保氏以六藝六儀教國子猶後世國子先生之儔耳故列
在司徒之屬

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
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
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九州之外謂之蕃
國世壹見註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

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
保之職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

冬官亦闕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

新安陳氏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
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未
吻合處姑畧之可也。王莽時劉歆置周禮博士司空篇亡購
千金不得以考工記充之。臨川俞庭春曰司空之篇為逸書
漢人以考工記附益之相傳之久習以為然雖有鉅儒碩學不
復致思研慮後世遂以考工之事為六官之一司空所掌日漸
譌誤併與其官廢蓋嘗細繹是書伏而讀之司空之篇實未嘗
盡亡也六官之屬誠有顛倒錯亂而未盡正者編次而辨正焉
周官三百六十未聞有溢負也小宰曰其屬六十則六十之外
皆羨矣周禮得於秦火之後宜少不宜羨今天官之羨者三地
官之羨者十有六春官之羨者九夏官之羨者九秋官之羨者
五從其羨而求之冬官不皆亡矣又云詩之逸不可復考獨周

禮司空有可得言者反覆之於經贊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
可以是正焉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
復而五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一一摘其要者議之誠有犁
然當於人心者不啻寶王大弓之得而鄆謹龜陰之歸也
庭直也

釋詁文

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
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
蕃與此不同

新安陳氏曰巡侯甸即六服而畧言之也六服承德即九服而
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五服九州外以內
五服並畿內爲六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畧外四服耳無
不同也

周制無萬國大言之耳

周禮王畿千里外有九服每服五百里則每方五九四千五百
合之爲九千里通王畿爲方萬里以開方法計之方千里者爲
方百里者百則方萬里者爲方百里者萬矣以百里爲諸侯之
國率之是九服之內可容萬國然周初會于牧野者八百諸侯
王制所計亦止千七百七十三國故孔氏以此爲大言之非實
數也然史官例以萬邦萬國言一統之廣其來久矣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

新安陳氏曰文王時太公已爲太師武王時召公已爲太保是
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爲師保而太傅無
聞周公沒召公仍爲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傳良曰周
召以師保爲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召太保爽以下皆
卿也是時召公爲保兼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

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爲司寇毛公爲司空審如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

古者王佐之才上有以參天地之常道下有以修國家之常典惟其論道則講明精至必能推天而達之人而天下之常經不紊矣惟其變理陰陽則調和清穆必能存心以事天而天地之常道不變矣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

也道謂太極之理也元亨利貞萬古周流而不息故曰恒而不變者也其不變者此理而已若論陰陽二氣苟變理之不至則有常者不能不爲之變日月之薄食星緯之錯行山川之崩竭年穀之凶荒札瘥之夭折皆陰陽之變耳如朝廷之上三公得人則必講論精密內有以修其身上有以啓其君經綸有要變調有道在造化則使三光全而四時和在國家則使三綱正而九法叙而後無愧三公之職焉然豈可以易言哉故曰惟其人而已

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

天地之化運而無迹如四時之行六氣之運皆造化之妙用不言而示人者也範模也圍匡郭也聖人範圍天地之化蓋參贊之極功能使造化囿於聖人精神心術之中如物之得其模範

匡郭而不違也張而大之如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育也敬而明之如欽若昊天以授人時在璣衡以齊七政是也
天官卿治官之長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調精稷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所謂劑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所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道相業無餘蘊矣

馴擾兆民

呂氏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之謂新安胡氏曰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

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陳氏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之美意禁民使不為惡而非以虐民也

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五峯胡宏皇王大紀曰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者也世傳周禮闕冬官愚考其書而質其事則冬官未嘗闕也乃劉歆顛迷妄以冬官事屬之地官耳。俞庭椿曰司空古官也舜以水土命禹而共工則咨垂然則司空之官實重而百工之事無與焉周官曰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太宰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王制尤詳焉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至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凡此皆著見於經而粲然可掬者

也後人徒以司徒之為地官土地之事地官之類也故司空之屬皆汨乎其中蓋自大司徒之職已皆譌誤大半皆司空事也土地之圖土會之法土宜之法土均之法土圭之法大司馬九畿之籍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乃均土地乃經土地等章天官以九職任萬民皆司空事也百工特司空九職之一耳冢宰相天子統百官乃併數之為六者網在網中也呂氏云冢宰列於六卿網固在網中而首非處身之外也乾坤之與三子並列於八方

康節曰乾坤縱而六子橫蓋先天圓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乾坤為六卦之父母比於六卿之冢宰六卦為乾坤之男女比於五官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六年一朝與周禮不合十二年一巡狩與周禮大行人合

考制度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

大行人云土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七歲屬象齊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一年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按此則制度已預飭於前至巡狩特考之若曰言語諭數辭命協數書名諭數聲音雅數瑞節達數度量同數牢禮成數數器同數法則脩數凡此者或否歟諸侯各朝之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

孟子趙氏註曰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宣王欲毀之漢時遺址尚在郊祀志云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是也

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林氏曰即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有功

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

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呂氏曰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事之繁簡輿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以行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林氏曰此皆斟酌舜事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時兵衛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

鄭子產鑄刑書

見左傳昭公六年

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律令而已

鄭夾漈通志畧云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李悝撰諸國法著法

經六篇蕭何定律益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十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世有增損馬融鄭康成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

君陳

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

王城方九里謂之王國國外曰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之地也然則頑民亦在六鄉之數矣

物之精華固無一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

有二馨香也

物之精華固無二體者精華不離於物也形質指犧牲粢盛也止置於此而不動者也氣臭升者燔燎羶香達於彼者也止者有方言物在俎豆有方所也升者無間如臭陰達於淵泉臭陽達於墻屋所達無界限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羶是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言至治之格天亦如氣臭之達於上下也聖賢以德為政故至治不離於德假黍稷以薦馨非黍稷之氣可以感神明也蓋有明德本於內至治成於外上帝監此馨香之德已久矣今以黍稷之薦感于神明雖有黍稷之氣實在於明德之馨也明德之馨至治之馨與黍稷之氣合而為一故曰非有二馨香也至治之有明德猶黍稷之有氣臭至治之馨在明

德黍稷之馨在氣臭皆精華之可以上達者也然氣臭與黍稷非有二體明德與至治亦非有二體黍稷之馨至治之馨尤不可離而二之也為人上者不恃其黍稷之有氣臭而恃其至治之有明德則精華達於上至治成於下神明尚可感何有頑民而不可化哉

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愚按多士篇商民自言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此意蓋怨周人之不用已也成王言予一人惟聽用德今命君陳曰簡厥修進厥良實成王欲踐舊日之言所以簡拔有德而置之在庭百僚也

顧命

冢宰第一召公領之

正義云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此言召公本居太保之位又兼領太宰之職也

司徒第二芮伯為之

芮姬姓之國今同州朝邑縣芮鄉古芮國也時芮伯以諸侯入王朝為大司徒

宗伯第三彤伯為之

王肅云彤姒姓之國時彤伯以諸侯入王朝為大宗伯

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畢公名高文王之庶子也武王封之于畢在今奉元路咸陽縣時畢公以成王之叔父繼周公為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周公為太師又兼領大司馬之職也此後康王又命保釐東郊亦所以繼周公也而康王稱之曰父師則在太師之位無疑矣

司寇第五衛侯為之

左傳定四年云康叔為司寇而此書列在第五與周禮秋官司寇第五同次故因可推此六人為六卿也詳見康誥

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毛公名鄭亦文王之庶子時以諸侯入王朝為太傅兼領大司空司空為右官之長在諸侯惟有司徒司馬司空立政亦云然王朝既以冢宰為第一而太保領之則是六卿之冢宰猶王卿之司徒也餘司馬司空故亦以三公領之畢公既繼周公為太師則此毛公當任太傅矣正義云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故知此三人是三公也此六卿次第蔡傳皆據孔傳成文又案周公位太師時為冢宰周公既沒召公元老當居冢宰而太保則如故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蓋太公望嘗以太師領司馬故畢公居此位不為畢兼分掌東伯則與召公實相並云

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

西山真氏甲記云左氏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朱子云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喚得都一般必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其傳猶未泯如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其窮理甚精真氏云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及亦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一定而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以身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著於外者言又烝民之首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朱子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法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以至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皆是也

孔子所謂知幾

下繫云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子思所謂謹獨

中庸章句云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是以君子於此尤加謹焉周子所謂幾善惡

通書云幾善惡朱子云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慾亦已萌乎其間矣語錄云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又云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綴衣幄帳也

王氏曰綴衣其衣連綴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

宮室曰幄幄上承塵曰帟
群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

正義云王先在幄帳中發命訖反寢處遂徹出之將欲為死備也庭路寢之庭也

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墉下

懸樂懸也鐘磬之在簏簏者天子宮懸諸侯軒懸非謂幄帳也墉音容記一作墉

於其明日王崩

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成王十三即位壽五十也

唐穆敬文武以降闍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

唐穆宗中尉梁守謙王守澄所立也敬宗為蘇佐明所弑王守

澄復迎立文宗文宗以敬宗子成美為太子宦者以為立不由己廢之而立穎王澧是為武宗武宗疾篤子幼宦官定策禁中立憲宗子怡是為宣宗宣宗崩宦者立鄆王溫是為懿宗懿宗崩宦者立其少子儼是為僖宗僖宗有疾宦者立壽王傑為太子弟是為昭宗昭宗遇弑朱全忠立幼子祚為哀帝而唐遂滅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

時分天下為左右以三公領之曰二伯樂記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故召公為西伯周公卒畢公繼為東伯也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

据禮記狄人設階蓋設梯升屋號復之事也此設黼衣綴衣是典設張之事也

設黼衣帳幄如成王生存之日

正義云經於四座上言設黼衣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於前又施帳帷於上愚謂四座雖當皆設帷帳惟黼衣當止設戶牖間一處餘三座不當設也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
此据古註而古註則据周禮司几筵云大朝覲設黼依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故知此亦然也
天子之席二重

周禮文也正義云此四座皆言敷重但舉其上席而言知其下更有席也牖間之坐即周禮象前之座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其餘三座礼無其事可推其為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

篋席桃竹枝席也
此据古註也竹枝字當乙周礼春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黼純註

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爾雅云桃枝四寸有節疏云竹相去四寸有節者名桃枝戴凱之竹譜云桃枝堪為簞又竹記云桃枝竹皮滑可為蓆南越志云出南海縣緣海而生
黼白黑雜繒
雜言白黑二色相雜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

純緣也
純之尹反緣于緇反

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司几筵文也吉事祭禮凶事喪禮也變更也
旦夕聽事之坐

亦据古註正義云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坐
底席蒲席也

正義引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
綴雜彩

正義云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綠故以綴為雜彩也
文具之具

正義云貝者水中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蚶黃
白文餘泉白黃文李邕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餘蚶以
白為質黃為文名餘泉有文之貝謂此也

養國老鄉養羣臣之坐

正義云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鄉與燕禮同
故知之

豐席筍席也

筍字必誤下文西夾南嚮自有筍席此不應又訓豐席為筍席
也据古註訓豐席為莞此筍席亦當為莞席傳寫誤也正義云

釋草云莞苻離詩云下莞上簟莞周禮音官爾雅疏云本草白
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斯干鄭箋云莞小蒲也莞蒲一草之名
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蒲有大小之異為席有精有麤故得
為兩種席也爾雅疏又云鼠莞纖細似龍須可以為席
親屬私燕之坐

正義云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是隱映之處親屬輕於燕饗故
夾室為親屬私燕之坐也

筍席竹席也

古註云筍弱竹正義云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
筍是筍為弱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
牖戶之間謂之宸

爾雅釋宮文也郭璞二憲東戶西也
天子負宸朝諸侯

如上文牖戶之間是以地言此又云負宸者是以器言也正義云禮有斧宸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宸地因名為宸故先儒相傳黼宸在戶牖之間愚謂搭爾雅則宸自是戶牖間地名以屏置其地因亦名屏為宸以所畫之色言則曰黼宸以所畫之形言則曰斧宸以天子所倚立而言則曰負宸以天子之位而言則曰當宸而立

赤刀赤削也

考工記云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註云今之書刀也正義云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也

文武之訓亦曰大訓

以前成王顧命言嗣守文武大訓

琬琰圭名

見考工記琬圭琰圭皆長九寸東齊陳氏云琰有鋒琬無鋒

夷常也

大玉常玉皆玉璞未琢故不以禮器名之
球鳴球也

益稷傳云鳴球玉磬名也正義云玉色如天故曰天球

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

謂馬負圖必有文在其背不應別有一物想如今之點數具於馬背毛色耳時必著之竹帛謂之河圖也一六位北北方者水之數一生水六成水也二七位南南方者火之數二生火七成火也三八位東東方者木數三生木八成木也四九位西西方者金數四生金九成金也五十居中中央者土之數五生土十

成土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劉敞皆言
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之位其橫圖則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次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其圓圖位次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
巽西南艮西北所謂四象者老陽金象居一含九少陰木象居
二含八少陽火象居三含七老陰水象居四含六然以此象數
考之河圖則火金易位不為昭合故劉敞以洛書九宮四十五
數為河圖而以此河圖五十五數為洛書蔡西山朱夫子皆不
之從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其詳說具啓蒙矣自來先儒傳說
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神禹則洛書而叙九疇夫子於大傳獨
載五十有五之數而不及四十有五之數則足證五十五者果
河圖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
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子曰此一
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
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一與
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
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
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而已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
屬乎天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積五奇而為二十五
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也
虛五與十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三三四
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折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
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大傳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
十有九朱子云大衍之數五十二云者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
出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數家之說多不全此

說却分曉又云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為五十也

大貝如車渠

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為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

王之五輅

作輅周禮見春官巾車之職玉路金路象路謂以玉以金以象飾諸末革路鞅之以革而漆之木路不鞅以革漆之而已鞅莫干反

成王殯在西序

禮記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弁士服冕大夫服

正義云垂旒為冕無旒為弁弁冕版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揚信齋云冕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故取其悅而名曰冕弁制無旒又前後平故名弁用布升數取冠倍之義朝服十五升冕用三十升

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

正義云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阮謏二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愚謂文鹿子皮者其皮有文如今鹿皮赤質白文者也既以鹿皮為弁其制必不用版安國亦以雀弁為韋弁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常為之也

堂廉曰祀

正義云廉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惠三隅矛劉鉞屬戮瞿皆戟屬

正義云惠狀蓋斜刃宜莖刈戈即今之甸子戟劉蓋今鏡斧鉞

大斧幾瞿蓋今三鋒矛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

周書曰一人冕執銳

說文所引書皆古文之舊故從之然其餘所引不同者尚多有之

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

古語坐不垂堂以切近階也

側階北陛之階上也

正義云堂北惟一階側猶特也

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

呂氏云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

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又云周廬陛楯

衛宏漢官舊儀云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郎中令秩皆比二

千石左車將右車將左戶將右戶將皆比千石屬光祿勳與大夫諫議大夫同列皆侍宿衛禁中班固西都賦云陛戟百重周廬千列李善引漢書云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史記云周廬設卒甚謹張晏曰直宿曰廬

推埋罵悍之徒

前漢趙肅王傳云推埋攻剽師古曰推殺而埋之

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斷麻之麻

朱子云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愚案

麻冕用三十升布上染玄下染纁以衣其版

康王吉服

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正義云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享先王則衮冕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芣之

篇言王錫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
蟻玄色

正義云禮祭服皆玄衣纁裳纁赤色之淺者蟻色玄如蟻
太宗宗伯也

時形伯為之又稱上宗即周禮大宗伯之職
形纁也

祭服皆玄衣纁裳

太保受遺

受成王臨崩前一日之遺命

太史奉冊

成王顧命之言先已書之於冊於此奉之以進康王

太宗相禮

宗伯掌邦禮

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

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

考工記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奉符寶以傳嗣君

符指瑁寶指介圭

受同以祭宿進爵也

祭祭成王也進爵以爵進成王神座之前也

吃奠爵也

新安陳氏曰吃有兩說孔氏以為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為
至齒不飲與齋同義初疑吃字從口意蘇說為是及考字書方
知吃與吒同叱怒也禮記無吃食亦怒也託與吃同陟駕反祭
奠酒爵也吃本託字傳寫訛耳孔註音釋下有云說文作託由

此觀之則吃訓奠爵不可易也
酢報祭也

新安胡氏曰報祭者亞裸之類即今之亞獻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六上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六下

康王之誥

一曰臯門

在外第一門建臯鼓詢事弊訟朝士掌之

二曰雉門

周禮圖作庫門

自外入內第二門也有寶藏之所

三曰庫門

圖作雉門

自外入內第三門也畫雉君五門之中又曰中門旁有兩觀後有明堂

四曰應門

自外入內第四門也建應鼓又曰朝門

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

自外入內第五門也又曰虎門下建路鼓

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納餼

路門之外即應門之內實外朝所在也又謂之治朝經言王出蓋出路門也內朝在路門裏傳文不得言應門內有內朝也傳

寫誤耳

自陝以東

陝於周時在虢國封內今河南府路陝州也

姜里

在相州今彰德路也

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

新陟後世謂之大行

好惡在理不在我

程子所謂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又言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媿在彼隨物應之而已

後世墜先生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

蔡氏此言蓋有感而垂戒周幽王為申侯犬戎所殺晉文侯迎立平王於申遷於東都西周故宮鞠為禾黍而平王以申侯立己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及其錫命文侯則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柔遠能邇惠康小民則其口不言兵可見矣蔡氏固有感於此其意又在於建炎紹興之事也

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

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王子猛在喪春秋書曰劉子單

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

而冠

見曾子問疏云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

朱子語錄潘子善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皆以為禮之
變獨蘇氏以為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為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
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
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
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
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
錄中有此事可考
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
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
矣○朱子又云康王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
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畢命

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鄭玄云有冊霍侯之事皆妄作也愚案妄作
者但記聞畢命篇首數句有自宗周至于豐之文謂康王在豐
命畢公故其書曰畢命豐刑非畢命篇外別有豐刑篇也
成周下都也

在灋水之東處商民之地

十二年曰紀

既歷三紀三十六年也成王即位七年而周公始留洛治之
七年而周公薨成王命君陳繼周公之後成王在位凡三十七
年則在成王時君陳治洛凡二十三年在康王時又治十二年
而後命畢公則通周公君陳治東郊以來至此時四十二年矣
言三紀者舉大數也

畢公輔導四世

四世文武成康也以年逆計之康王此時已在位十二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武王十三年伐紂克商後七年而崩通二十年則畢公自武王即位以來已歷六十九年矣又加之以在文王之時已為大臣則此時必九十餘歲可謂國之元老矣

君牙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

昭王名瑕穆王名滿

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事我

成康之時芮伯為司徒此云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又曰由先正舊典時或則君牙之祖父必嘗為周司徒矣然則君牙或芮伯之子孫歟不然下文何故曰追配于前人後世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亦如此類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

司徒兼教養之職

即既富之而後教之之意小民怨咨而自傷其生之艱難則救死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同命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

史記云蜚廉之後有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繆音得驥温驪

驂駟駮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

長驅歸周以救亂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對楚靈王曰

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王是以獲没于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呂刑

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為甫歟

顏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孔穎達云呂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云不與我戍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猶荆與楚殷與商

蚩尤始開暴亂之端

古註云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史記註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臣墳

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云此紀云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則蚩尤非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苗民承蚩尤之暴

正義云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也

此承上文言帝舜之事知乃命為帝舜之命又據楚語堯復育重黎之說遂依古註訓重即義黎即和也史記索隱曰摅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

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

見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慍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覲

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九黎黎人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夫也人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灾荐臻莫盡其氣氣受命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于亂也周禮則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正當為北宗伯掌祭祀掌土地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堯興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有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天地之官義也以至子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和氏是也

火正黎

新安陳氏曰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祕註揚子曰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為是愚案月令孟夏其神祝融鄭註云祝融顛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陳說是也

禹平水土以定民居

愚案主名山川者即爾雅所謂從釋地以下至九河比自禹所名是也

命皋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

新安陳氏曰鰥寡得言其害於清問之下其無益可知表記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為舜明矣夫舜不輕於刑用也先命重黎絕地天襲瀆之礼次命

伯夷降天地人之禮又命禹除民害稷興民利夫然後始命皋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祇德勤德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為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為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為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為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

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世非法家賜震之孫事見震傳蓋吝之也註云吝恥也

格至也

正義云格訓至至命不知何命新安胡氏曰下文有敬逆天命此則當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

戒固善心也而用豈可以或戒也哉

言欲其無時而不戒也苟或戒而或不戒則不勤而刑不當矣及逮也

逮連捕也蘇氏曰罪非己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周官以兩造聽民訟

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

呂氏云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周禮所謂色聽

小司寇以五声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

墨刻頰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剕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

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

正義云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則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先刻其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極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辟周禮注云丈夫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官男女也刑斷足也周改臏作刑周禮音義云涅乃結反

百銖六百兩也倍二百銖一千二百兩也倍差五百銖三千兩也六百銖三千六百兩也千銖六千兩也正義云古人贖罪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

秋官司刑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注云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執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其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畧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畧也輕罪比舊為多者墨劓舊五百今一千各多五百也重罪比舊為減者宮大辟舊各五百今宮減二百大辟減三百也

讞獄

讞逆結反說文云議罪也

此章文有未詳者姑闕之

愚以意詳之云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者謂治民之道惟在於聽其兩辭而得刑之中也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者不可以私意鬻獄而圖利其家於兩爭之人也獄貸非實惟府辜功者謂舞文得貸非所為實不過自積其枉法之罪狀也報以庶尤者言罪惡貫盈則天必降之百殃也永畏惟罰者言深長思之所可畏者惟刑罰之事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言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殃禍惟天所命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者謂獄貸之人天若不極罰之則庶民不得蒙令善之政于天下也此章蓋言有忠厚之德而後可以聽訟舞文弄法刻剝以取貸者亦必自受其禍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

自穆王之後歷共王繁扈懿王囂孝王辟方夷王燹厲王胡無道國人畔之王出奔晉之虢二相共和十四年而王崩於虢宣王靜立周室中興崩子幽王宮涅立嬖褒姒為犬戎所殺沒家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來至此凡二百五十七年矣愚案自武至幽凡十二世王室三亂穆之遠遊厲之監諤幽之褒姒周室之微其所由來者遠矣宗周豐鎬之基以至岐邠之地上自后稷下逮文武千有餘年興王之業平王一旦捐之以畀秦自是以後關西之勢駸駸為東國患不可復制君子固不待王赧之稽首而後知繼周之為秦也○夏氏曰古今謂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

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魯隱之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

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按周禮有鬱人有鬯人鬱鬱金草也鬯黑黍之酒名曰秬鬯取和鬯之義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詳此則秬酒本名秬鬯加鬱金者之則名曰鬱鬯蔡氏於洛誥直訓鬯爲鬱金香草蓋亦因和鬯得名也鬱人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鑣好子選中傳於祭前鬱爲草若蘭疏云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之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

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又按本草云鬱金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生大秦國四月五月採花狀如紅藍花即是香十二葉爲貫持以煮之用爲鬯合而釀酒以降神也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

左傳閔二年狄人侵衛衛懿公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威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戴公卒文公立文公徙居楚丘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子勾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越及吳平伍負諫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

其為沼乎二十二年越伐吳接吳王於姑蘇之山自殺勾踐已
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
賜勾踐胙命為伯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平王以申侯立己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
讎討賊之眾而為成申成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
已甚矣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
焉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
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
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
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屯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
思也又况申侯實啓大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
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

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
舉則其絕滅天理而得罪於民又益甚矣又云申今鄧州信陽
軍之境也甫許皆姜姓許今潁昌府許昌縣也甫即呂刑之呂
其地未詳

費誓

費地名

愚按伯禽建國今兗州曲阜縣也費今沂州費縣也寰宇記沂
在兗州之東三百八十五里費在沂之西北九十五里曲阜在
兗州之東三十里是自由曲阜至費邑約二百六十餘里也春秋
之初費自為國隱元年傳曰費伯帥師城郕後為魯季氏之邑
僖元年傳曰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論語使閔子騫為費宰
是也然則伯禽時費決非魯地但魯為方伯費在屬國之中耳
孔安國謂費為魯東郊之地潁達附會且言未出魯境皆非也

伯禽之誓于費如啓之誓于甘湯於鳴條武王於牧皆臨敵境而後誓所以申令吾將士其時徐戎必寇費故伯禽征之耳淮夷徐戎並起為寇

徐州名魯亦在徐州境內淮夷蓋自古有之禹貢於徐州有淮夷蠙魚之貢徐戎亦其類也雖居中國自為戎夷之俗歷代帝王亦以戎夷待之如後世之羈縻州縣也伯禽分封於魯實與為鄰故此戎乘魯之新造相挺而動遠連商邑近結奄氏周公故嘗征之成王故嘗踐之不知與此事先後如何耳誓辭首以淮夷徐戎並稱甲戌則惟征徐戎則此誓專為征徐戎而作也然蠢茲戎夷為亂必非一次周公既沒又復為亂禮記曾子問篇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則在成王之十四年也蔡氏於此引

呂氏之說則謂伯禽初封之時而洛誥傳又謂費誓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已十年矣終不可指其的年月也穀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

古注甲冑冑鞮正義云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鞮鞣鞮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鞮鞣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鄭云穀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穀理穿治之敵楯當有紛繫持之楯即干扞蔽之物紛即紛帨之紛讀如焚周禮注紛如綬有文而狹孔穎達云繫紛於楯以為飾蔡氏謂繫而持之也

獲機檻也正義云獲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其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則必不能出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名

馬牛風逸

正義云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
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逸因牝牡相逐至於放逸遠去
也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
魯三郊三遂也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王制注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
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愚按王國百里之
郊六鄉在焉二百里為州六遂在焉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
百家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此一鄉之民數也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百家為鄣五百家
為鄙二千五百家為縣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此一遂之民數也
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五百人為旅二千五百人

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此一軍之人數也凡起軍無過家一
人王國六軍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軍大國三軍三鄉出正軍
三遂出副軍次國二軍二鄉正二遂副小國一軍一鄉正一遂
副凡六遂之職皆降六鄉一等副亞於正也凡一軍伍長二千
五百人皆下士在鄉為比長亦下士也在遂為鄰長兩司馬五
百人皆中士在鄉為閭胥亦中士也在遂為里宰下士也卒長
百二十五人皆上士在鄉為族師亦上士也在遂為鄣長中士
也旅帥二十五人皆下大夫在鄉為黨正亦下大夫也在遂為
鄙師上士也師帥五人皆中大夫在鄉為州長亦中大夫也在
遂為縣正下大夫也軍將一人皆命卿在鄉為鄉大夫亦卿也
在遂為遂大夫中大夫也此郊遂軍制之大數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僖公三十年九月晉文公秦穆公圍鄭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文公使燭之武見秦君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晉師亦去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其大夫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百里奚之子孟明視蹇叔之子西乞術及白乙丙使出師伐鄭過周鄭商人弦高遇之以牛十二犒師且遽告于鄭杞子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天奉我也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何施之為遽興姜戎晉襄公墨衰經三十三年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秦三帥以歸文嬴請三帥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秦伯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復使孟明為政文二年秦師復伐晉晉侯禦

之先且居將中軍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猶用孟明增修國政冬晉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

秦師出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古注云旅力衆力也張氏曰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之力既愆已皆不能及人也蓋言耆耆然老貌者其衆力雖不能及人前日謬以中壽詆之今日思之真良士也蹇叔得不怨我庶幾尚為我有乎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

之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此蓋言仇二然勇敢之夫善射善御而不違於法者雖有超躍升車之力然輕而無禮不如旅力既愆者之善謀也自今以往自悔自艾庶幾我不以此為欲乎

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違暇多有之哉

此蓋深悔為杞子之言所惑而失不用蹇叔之言也故杞子奔齊而不敢復此三節雖皆悔過之辭然曰我尚有之我尚不欲尚之辭緩辭也非決辭也故卒用孟明而不見終謀於蹇叔彭衙再敗而猶未已焉是蓋知悔而不知改者也

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一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

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唐書云玄齡當國夙夜強勤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玄宗時張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特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或斥已即建言請委尚書省試問御史監總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野無留才林甫居相位十九年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無敢正言者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帝曰國家強富而夷狄

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帝然之因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大將卒蕩覆天下帝之幸蜀也裴士淹以辯得幸肅宗在靈武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為將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取名目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

書序

小序雖出孔壁然非孔子所作蔡氏固不取之猶存於卷末者以其具百篇之目故爾隸古本文自堯典第一至秦誓五十八中間禹貢湯誓秦誓不復更端今虞夏商周各有第一者後人所次爾今因小序次第其目庶可一覽而見百篇之舊因以知存亡之相半云

虞書

堯典第一
九共一第四七
九共四第七七
九共七第十七
皋陶謨第十三七
益稷第十六

舜典第二

九共二第五七
九共五第八七
九共八第十一七
大禹謨第十四

九共三第六七
九共六第九七
九共九第十二七
皋陶謨第十五

夏書

禹貢第十七

胤征第二十

甘誓第十八

五子之歌第十九

商書

帝告第二十一

汝鳩第二十四

夏社第二十七

典寶第三十

明居第三十三

祖后第三十六

太甲下第三十九

咸乂一第四十二

咸乂四第四十五

釐沃第二十二

汝方第二十五

疑至第二十八

仲虺之誥第三十一

伊訓第三十四

太甲上第三十七

咸有一德第四十

咸乂二第四十三

伊陟第四十六

湯征第二十三

湯誓第二十六

臣扈第二十九

湯誥第三十二

肆命第三十五

太甲中第三十八

沃丁第四十一

咸乂三第四十四

原命第四十七

周書

仲丁第四十八

盤庚上第五十一

說命上第五十四

高宗彤日第五十七

微子之誥第六十

河亶甲第四十九

盤庚中第五十二

說命中第五十五

高宗之訓第五十八

西伯戡黎第五十九

祖乙第五十七

盤庚下第五十三

說命下第五十六

西伯戡黎第五十九

泰誓上第六十一

牧誓第六十四

分器第六十七

金縢第七十

歸禾第七十三

酒誥第七十六

洛誥第七十九

泰誓中第六十二

武城第六十五

旅獒第六十八

大誥第七十一

嘉禾第七十四

梓材第七十七

多士第八十

泰誓下第六十三

洪範第六十六

旅巢命第六十九

微子之命第七十二

康誥第七十五

召誥第七十八

無逸第八十一

君顛第八十二 蔡仲之命第八十三 成王政第八十四 亡

將蒲姑第八十五 亡 多方第八十六 立政第八十七

周官第八十八 賄肅慎之命第八十九 亡

亳姑第九十七 君陳第九十一 顧命第九十二 亡

康王之誥第九十三 畢命第九十四 君牙第九十五 亡

召命第九十六 呂刑第九十七 文侯之命第九十八

費誓第九十九 秦誓第一百

右百篇 存五十八篇 亡四十二篇

虞書十六篇 亡十一篇 今存五篇

夏書四篇 今皆存

商書四十篇 亡二十三篇 今存十七篇

周書四十篇 亡八篇 今存三十二篇

陌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

正義云桀都安邑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仁政不修湯放之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明矣陌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陌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今安邑見有鳴條陌上黨壺關今潞州壺關也河東安邑今解州安邑也古安邑城在今解州夏縣寰宇記雷首山一名陌山在河中府河東縣。此下序中地名見前經文內者茲不重注

帝告

新安陳氏云帝告即帝嚳也

三朧國名今定陶也

今曹州定陶縣也有三朧亭

大堦地名

正義云未知所在當在定陶向亳之路

桐湯葬地也

史記正義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家近桐宮又云尸鄉在偃師西南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寰宇記云蒲州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三里後魏太和中縣人張恩破陵求貨其陵下先有石弩以銅為鏃盜開埏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為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其物多是鐘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泄為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其銘銘曰吾死後二千年終困於恩由是執事者不復深加其罪劉向云湯無葬地蓋不練其處也愚案此事不經但其地則實耳

鄒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

正義云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鄒在河北或云河南教倉相即

相州今彰德路也河曹甲所居故殷城實在今滑州內黃縣內黃元屬相州改隸魏州今又改隸滑州也史記索隱河東皮氏有耿鄉寰宇記云蒲州龍門縣古皮氏縣也縣南十里故耿城殷王祖乙所都

傳巖

在虞虢之間今名聖人窟

武王觀兵

觀猶示也古亂反

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

輜車又名輦人輓以行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

奴車周曰輜輦輦一芥一斤一鑿一捭一鋤二版二築十五人輓之

司馬法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

李衛公兵法云周制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者以二十五人為一甲一乘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也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即車也前拒一隊十五人左右角三隊三隊共七人守車一隊守車一隊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即蔡氏所又云諸家兵法唯伍法為要

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

顧：前後序也武成序言武王伐殷此序言勝殷殺受分器序言武王既勝殷是三序自相顧為文也

宗廟彝尊也

彝酒尊也上有虎雉之狀取其孝也分與諸侯如錫拒鬯二占之類

史記作薄姑

序

先 百有

百十六

正義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今按博昌改為博興舊屬青州今改為博興州為山東益都路支郡

肅慎

後漢東夷傳挹婁古肅慎之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所極五代四夷附錄云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

榮伯

史正義云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士

畢

即畢原之地在奉元路咸陽縣文王武王周公墓皆在

曲阜

今兗州曲阜縣其地古炎帝之墟有大庭氏之庫其阜委曲長

七八里故名古魯城凡十二門上東門鹿門稷門萊門石門子
曲駟門餘失不詳

峻

正義云在弘農澠池今河南路陝州澠池縣也

至正乙酉歲四月
余氏勤有堂印行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六下終





